

PL
3090
JFENG

蕉風



91

份月五年〇六九一



編 者 的 話

中國文學遺產之豐富和優美，相信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詩詞和散文。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仍未能產生幾部有世界水準的文學作品，這實在是一件值得憂心的事。

要檢討中國文學繼承力的薄弱，必須着眼中國文學原有的一個癥結，以及近代的一個大變遷。中國文學在很早的年代，就已經與語言脫節了，那就是說，語言自語言，文字自文字，由於這個緣故，文字就不能隨着語言豐富起來，以致彼此的距離愈走愈遠。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帶來了文字和語言一致的要求，這一個浪潮，在文學史上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變遷。然而語言和文字在脫節了幾千年以後，很難在短期內達到一個水準。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語彙需要重新創造，句法也要重新創造。那也就是說，舊文學已經死去，而新文學却催生不下來。固然，在這短短的四十一年中，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創造了許多語彙，使文學的工具得能漸漸豐富起來。然而還有一段距離，等待我們繼續走下去。

二十年前，當茅盾把他的小說「子夜」送到魯迅那裏，請求他寫篇序文的時候，魯迅只翻看了一下，隨手將這本書交給馮雪峯，並且說道：「我們自己的小說寫得不成，我們要多多介紹外國的作品來觀摩。我不願在這些小說上寫序文，請你替他寫一篇吧。」就這件事看，魯迅對於介紹西方作品看成是當務之急。因此他也在百忙之中，翻譯了幾本西方的作品。今日的許多年青作者，尤其星馬地區的，往往拿不成熟的作品來作學習的藍本，以不成熟的作家為師法，剛好就違背了魯迅的教言。我們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就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如果我們不以有世界地位的大文豪為觀摩對象，我們始終是第三等的作家。理由是因為外國作家有着語言和文字一致之便，可以吸收幾百年來的創作經驗。至於我們，在四十年前已經與舊文學分道了。不論我們能吸收多少古代文學，在今天都應用不上了。

本刊有鑑於此，將從這一期開始，陸續介紹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先從主要的文學國家開始，例如法國、英國、俄羅斯、美國、西班牙、德國開始，然後介紹挪威、丹麥、意大利、瑞典、印度、埃及、波蘭、奧地利、日本、保加利亞等國。讀者只要一卷在手，就可窺世界文學的全貌了。在最先閱讀的時候，讀者也許不甚習慣，甚至看不出好處來，可是只要持之以恆，就能看出名家之所以成爲名家的理由了。眼科醫生說過，一個先天失明的人，一旦能看到世界上的事物時，有着許多不便的地方；他害怕光亮，並且不能測定距離。然而，補救的方法不是把他的眼睛弄瞎，使他回到原來的境地裏去，而是讓他慢慢感到習慣，認識亮眼的好處。

本期我們刊出兩篇翻譯小說，一篇是莫泊桑的「孀婦」，一篇是契訶夫的「外科手術」。讀者只要能靜靜地讀下去，就會發覺他們的小說是如何新鮮，如何形象化，如何有創造力了。

目 錄

開張大吉 (小說)	原上草 (3)
憶 (散文)	子青 (9)
孀婦 (小說)	莫泊桑 (7)
空葬 (小說)	黃思勝 (18)
外科手術 (小說)	契訶夫 (10)
談談福建的民歌 (詩歌)	張金傘 (12)
難寫的信 (散文)	李興 (13)
風雨之夜 (散文)	雅芽 (14)
生活在膠園的一天 (散文)	飛雲 (15)
沉默·小夜曲 (散文)	周喚 (16)
海戀 (散文)	江夢 (17)
雲 (詩)	淑慧譯 (17)
檳城山水 (遊記)	蕭遙天 (21)
附 中 篇 小 說 一 冊	
航程	黃崖

開張大吉

吳小

在山芭地方教了幾年書，却未見其利，先見其弊，人都瘦了許多。其實呢，誰不知道教書是件清苦的工作。別的不談，單就讓你管理那幾十個猴兒似的小頑皮，不叫你每天少吃碗把飯才怪。我知道孩子們都是神武的，全都有一副敵愾同仇的氣概，誰多誰誰一眼都是毛病，誰多說誰一句話都是戰鬥的引子。你要維持校規，實際執行教育下一代的良品行的神聖職責嗎？得！客氣一點的父母當面不跟你談什麼，背地裏咬咬喳喳地把你說得一文不值，見了面用一對死魚眼刮你。碰到雙方家長間存有私見的呢？有一方便會不客氣的「陣門拜候」你，「喝！我的孩子是上學讀書的，還是來受鞭子的？不讀了！」這時你得忍下一百口氣，決不能意氣用事，因為山芭不比城市，學子即是金子，多一個有多一個的好處，少一個便會影响到全校的經濟大局，誰敢負這個担子。何況個個家長都是自己的上司老爺，跟老爺們嘔氣總是凶多吉少的。

早就發憤過寧做乞丐也不當教書匠，隨便幹點什麼難道還不比這個強？可是一年接着一年，老還是這個名堂。午夜沉思，一肚委曲，深覺前人所說：「女人最怕嫁錯郎，男人最怕入錯行。」

為最富人生經驗的至理名言。不過，那還有什麼好說呢？一錯只能將錯就錯，只怪當初自己怎麼少讀幾年書，落得今天戴頂清高的帽子，嘔從四面八方來的閒氣，拚盡腦力氣力依然換得清風兩袖。雖然我不敢幻想發財，（一個教書匠還想發財？）但起碼也得餵飽肚子上課呀！月中拿着薄得可以的新金，維持家裏大小三四口，又不像其他人那樣另有「甘仙」可分，硬斧打硬鑿，用去一個是一個，幾年來不餓癯了那才徼天之倖哩！

「那不是辦法，我得掙扎！」

每當看見太太那副倒胃的愁眉苦臉時，我就恨恨的對自己發脾氣，但却不因此找學生們的晦氣，那些太子爺們誰還敢惹他們麻煩？我只是痛下決心，看怎樣使自己長年吊兒郎當的一家，生活得還像人。

有那麼一天，機會來了，因為鄰校的同行老吳向來與我有着過往，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談談講講便是唉聲嘆氣，當然是英雄所見略同，都認為設法衝破生活的難關為當務之急，辦法便是改行。我不小看自己也不小看老吳，但我始終懷疑文不辨秤棒，武不堪挑担的我們，到底能幹點兒什

麼？老吳不愧才思敏捷，頓時眉頭一揚，眼珠一翻，喜洋洋地對我說：

「我們合夥做生意怎樣？」

好傢伙！我幾乎笑得從椅上跌下來。做生意，誰不知道是頂呱呱的行業，可是錢呢？像我們這些窮光蛋顧自家的嘴還不夠，那裏來作資本的錢？老吳一派正經，似乎胸有成竹，果然不慌不忙地說出他一番道理來：

「大資本做大生意，小資本做小生意，我們可以做小生意。」

「做什麼小生意？難道去賣『加占布參』？（印度炒豆）」

「書店；我已經考慮過好久了，最好是書店。」

我的天！他還說書店，書店也算是小生意？無論怎麼說，我的頭總是弄得像搖鼓。老吳笑我胆量小，看來我只好潦倒一世，全沒出頭的希望了。其實這不是胆量大小的問題，總結一句，荷包「哥鬆」（空）做鬼也不靈，還說做生意？老吳可一派正經，說是目前的生意人，那個不是打「空頭」，大生意有大「空頭」，小生意有小「空頭」，譬如你有資本五百，起碼就可以滾上別

人五百湊成一千。假如時來運到，生意還算馬虎，那麼越滾越大就成意中事，捱他三年五載，不賺他個上萬也得上千，那時粉筆匣子也可捧進廁所裏去啦！不想這一來倒把我說動了心，說實在的，發財誰不想？要發財惟有設法做生意，一百巴仙的正確。

「預定資本金多少？」我硬起頭皮問。

「一千。」老吳不假思索。

一千塊錢開張？包括租店舖和製生財傢俬？我忍不住打起哈哈，老吳真是吃麥不知米價，不想城裏的舖子單只頂費就得論千上萬，別說再要製作傢俬，他神經我可神經。老吳兩顆大眼睜得渾圓，先罵我一聲傻瓜！凡事應該由下而上，由簡入繁，萬丈高樓平地起，我們難道不可以偏僻角落物色一間廉價屋，有了舖址何愁沒有生財傢俬？我以為傢俬舖子都是為獎勵勇於開張做生意的人而設立的呢！但我沒有說，只在心裏嘀咕，這辦法行得通嗎？對生意我雖外行，總知道店舖最講究的是論地位，在狗也不到的地方開舖子，捱得十天半月不關門大吉才有你的本事。我把這意見告訴他。

「我早就想到這一層。」他親熱地拍我的肩膀。「你不是懂得畫畫嗎？我們可以半邊開作書店，半邊開作廣告室，一人負責一門不就得了。呢！現今畫廣告的可賺錢哩！」

到這時我才明白，老吳說要開的原是綜合性的生意。我一想，老吳的確是聰明絕倫，書店的對象是職業青年和學生，廣告室的對象可就是頭家，此不來彼來，拉長補短，希望有的是，值得冒這個險。不過，我說還應該多多考慮，因為我怕……

老吳不容許我怕，在一半慫恿，一半說服的情形下，我點了頭。經過點頭，我們的綜合性商店便宣佈吉開張了。

舖址是全城碩果僅存的一處貧民區，地窄人多，濃烟四佈，屋子是花一百塊錢頂費弄來的，

白銻做頂，木板做壁，又低又暗，夾在許多最少有一百年代的陋屋中間，誰會想到它竟是未來的「藝術之宮」兼「文化之庫」呢。

場地有了，那麼就準備敲鑼出台。事先在傢俬店訂製了一小列全新傢俬，就把整座舖子塞得幾無轉身的餘地。老吳雄心萬丈，說什麼功夫不管好壞，架勢應該先聲奪人，外面只要好看，誰理你裏頭儘是草包？所以門面要裝，招牌要掛，逼我漏夜趕就美術市招兩面，掛上去，果真蓬華生輝，途人側目，滿屋都是小把戲。至於店裏的貨物概由老吳負責採辦，因為他說外坡的頭家們都是他的老朋友，除了他還有誰合適？而且為了徹底負責起見，忍痛辭去了糟糕的教職，全心當他的頭家。我呢？說來慚愧，為了一筆開辦資金，使我終日神情恍惚，失眠了兩三個晚上，結果逼得厚起臉皮，向一位也還談得攏的董事老爺情商得一個月薪金，再半哄半騙地把太太從娘家帶來的一條金項鍊典當了湊合起來，還不足三分之一。辦法想盡啦，我對老吳說。老吳不相信，不相信我退出好了，他這才願意折衷辦理，大家在簿子上寫明，股額我佔三分之一，他佔三分之二，慎重地簽了字。不過老吳是否確實下夠了三分之二股額，我沒有查究，信任人便該信任到底，人家甘願辭去職位幹什麼？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凡事都不應該太認真。何況我已負上一筆債，當然走不了，全店有關的業務只有全權委託老吳好自為之，老吳先是客氣了一番，跟着正色問我附設的廣告社打算怎麼辦？他可不懂得這套。經過考慮，我答應撥出每個週末和例假的時間到店裏走走，順便實地的工作。以後業務真的招呼不開來，以後再作打算。老吳沒有話說。

忙了整個學期假，我們的綜合性商店便像一朵含羞的小花似的，在極不為人注意的角落中開放起來了。老吳全家大小已搬了進來，我也帶着太太和孩子特地撥冗趕來參加這個開幕禮；沒有炮仗，也沒有人送匾牌，但滿舖子吱吱喳喳的

哭鬧聲，倒也透着非凡的熱鬧。這一天毫無生意可言，老吳却是一片樂觀，他計劃着關於今後業務進展的步驟，並且還提議要買多一架收音機方才够氣派。他勸我趕緊設法籌多一筆資金放進來，免得日後攤分紅股時使我吃虧，朋友間非常不好意思的。我一壁唯唯諾諾，心裏也感到一股奇異的高興，尤其是當第一宗生意到我手裏的時候，簡直興奮得連氣也快要透不過來了。

這是我們的房東介紹的，他問我人像畫不畫？我說天地萬物，說得出的全畫。於是改天便從一個老頭子手裏接過了一張照片，老天！到底是幾世紀前的遺物，畫面已經褪了色，隱隱約約的顯出一個年青女人的全身照。據房東說，這是那個早年亡故的愛妻，幾十年來一直想找人描個像，總找不到適當的，現在神差鬼使碰到我，就把這份生意惹過來，言下的意思我們當然明白。老吳笑得只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竭力慫恿我寧願免費，也要把這宗生意接下來。我可苦了，接嗎？這勞什子的東西要怎樣搞的我可沒個準兒，不接嗎？為了名譽，為了生意的前途，在在都說不過去，終於我橫下心，一幅炭筆畫討價二十塊，老吳自動地跟我減到十五塊，結果十塊錢落墨。生意既然接上手，那我就得負起當然的責任，這時學校已經開了課，我只好找在課餘時間抖起精神，超額地工作，記不清忙了多少天，少吃了幾碗飯，然後歡歡喜喜地把作品趁夜送到三十英里外的店裏去。老吳沒口地讚。我問起店裏情形，他說生意新開張，總免不了一場淡，所以他提議開張初期誰也不支薪，不過他有孩子要吃奶，那就例外支半薪。我沒有意見。

我說過，為了工作上的關係，我只能在週末和星期例假中報到，一到時候我便趕着溜下去，到了店裏，還沒等我開口，老吳便對我展開一副苦臉說：

「你那張畫不妥當，他說不很像，死都不肯拿，你還是設法改一改。」

「那裏不像？」我的心一沉。
「我也不知道。」他的臉色使我感到傷心。
看來老吳對我的信心已起了動搖，我越想越氣，自己花上一場心機却落得這場沒趣，我不幹還好，但轉而一想，顧主永遠是對的，我看有那裏不妥吧？「好的，好的。」我說。當下也不多問，拿了抽身便走出大門，沒有聽見老吳說什麼。

回到家，就是太太也不敢透點聲，那多丟人哪！只等到夜深人靜時，才偷偷拿出作品來研究，但總研究不出壞在那裏，我嘆口氣，這回準糟定了，算了罷！我把它往那裏一塞，不再去想它。

可是，第二天老吳却託人來催，想來想去，不要麼？撕掉以後拉倒這筆生意算了。那些人，懂得什麼叫藝術！我把原物交出去，心是滾熱的，又是一個週末，本想不進城，可是自己是股東，下過一筆心血錢的，怎能不愛惜。我只好去了。這回出乎意料，老吳見了我笑得眼睛剩下兩道縫。

「喝！你真要得，的確有兩手，他很滿意，拿去了！」他喊着要跟我握手。

「那倒是不容易搞的。」我說，這喜訊使我感到有如中了小搖彩似的舒服。

「那當然！那當然！」

老吳像招呼客人一樣的殷勤，倒使我有點兒不大好意思。由於這次的成功，老吳說了好多話，可見他內心的興奮，也可見我們這間商店的前途正閃耀着眩目的光明。老吳還接着說他已得到一些介紹人的報告，當陸續可以接到一批廣告生意，可惜我在一星期裏才能抽空一天下來工作，那只好眼見它溜了，不然這商店不當天起色，他寧可不吃飯！

我默默的想，老吳說的對，但吃人頭路，身不由己，那是沒辦法的事呀！後來老吳替我出主意，半天由太太代課，半天就讓自己支持門面，

那不是時間有的是？這意見可不壞，不過每日上下奔波，身子受不了不說，百把塊錢的薪金只好替車公司幹了，不行的。

「那你就在這裏住幾天，又回去住幾天，輪流工作，兩方兼顧，還不妥當嗎？」老吳快要不高興。

我不能立刻回答，問題是當我離開工作崗位太久，會不會引起校方的不滿？那羣野性難馴的小頑皮們又不是不是女人的威勢所能鎮制得住的？而且，太太能同意嗎？老吳無論如何要我作個肯定的答覆，我只好期期艾艾地說出我的苦衷。

「怕什麼？」他兩眼朝天說：「只要這裏搞得好好你就乾脆搬下來好了，管他滿意不滿意，百把塊錢難道沒見過？」

我朝店裏掃一匝，心裏想：就這麼辦吧，誰叫我下了一副血本呢，下了血本當然希望有進展，希望長久性，顧慮不了那麼多。於是我便開始在店裏住下來，一住就三幾天不定，上面的事只好委曲太太了。

做生意的事我難然外行，但總知道有顧客必定有生意，以前我不常在店裏，眼不見便當作過去，這趟我有機會實地觀察一下情形了，我的天！書店的冷落景象不由得我倒抽幾口冷氣，一天賣那些筆呀簿呀的，總共還不够老吳抽香烟的錢。我奇怪他的樂觀思想從何而來的，一面又感覺到自已責任的沉重，事實上老吳就勸我努力地工作，以長補短，康莊的大道永遠擺在我們的面前。我那還能說個不字，而且書店生意儘管冷淡，裝飾門面的招牌廣告還零星地有人送着來，每次我都以儘快的手法一一完成交貨，一交貨老吳便讚一聲好！真沒有東西好接了，冒着寒風細雨漏夜站在街邊替人趕寫貨車上的招牌數目也幹一晚來一頭破枕，一襲薄被，催促在店前靠壁的一張冷而硬的舊酸枝榻上，等候天明的雞聲。我沒向老吳道一聲苦，老吳也以爲我生活得和他一樣好，白天只忙着吃飯打瞌睡，真無聊時也跑到

屋後那間小賭館裏看人搓麻將，偶爾也乾脆地下場。

太太下來找我，因爲我那兩歲的女兒出水痘，山芭裏醫藥不便，要我回去看看，順便在這裏買一點藥，這才叫我想起已有四五天沒有回去了。老吳不在店裏，只向吳太太招呼一聲便走開了。幾天後我又回到店裏，老吳見了我好像心裏不高興。奇怪！每當我回家後再來總碰上他這副喪氣的臉色，莫非我不應該來？等到晚來收市後這疑團才讓他自己打開了。

「年青人總離不開太太，回去也不作一句聲，前幾天有一處生意，因爲你不在又溜了！」他在教訓他的學生。

記得開張初期，我還以玩笑的口吻對他說：「你呀！對顧客可不能像對學生一樣的看待。」他不是照辦我不十分留意，但現在我却親自在他面前領略到這份神氣。當下我按下了要說的不說，肚裏好悶。他想不到我是股東，不是倒臺的伙計，多賺點錢難道我沒有份？什麼回去也不作一句聲，他太太可不是耳聾的，要說我還有我的工作，誰能老守在這裏無事看人搓麻將？而且，一上一下的車費也得自己掏腰包，難道我真的喜歡多花這筆冤枉錢？我真後悔，幹麼當初竟要答應合夥做生意；既然如此你何必找我，不如索性自己開？「吃力不討好！吃力不討好！」這一晚我一夜思量到天光，一直在肚裏悶。

校方因我時常離開工作崗位，已有不甚滿意的批評，風聲傳來，不免使我暗暗着急，老吳那裏知道我的苦衷，一個勁還在嫌我住下來的日子太短暫，於是我逼不得已的把實情告訴他，希望爲我的處境着想，給我一個好辦法。

「怎麼，這裏你不要了？」他的聲音把廚房的太太都招了出來。

「我沒有說不要，只是想恢復以前的辦法，我不能只顧到自己的利益……」

他沒等我說完就截攔過來：

「那麼我的利益你就不必顧到了？」
我想了半晌，還不明白他話裏的含義。我說：「這樣吧，必要時你通個信息給我，假如走得開一定下來。」

他忽然推椅而起，我聽到他嘴裏噙哩咕噥地叫：「早知道這樣我就……」

早知道什麼呢？我沒有白吃過店裏的飯，沒有得過店裏一文錢津貼，說好的，喝杯兒咖啡鳥還是自己掏腰包，嘿！還是我早知道……

站在一旁的吳太太明白了就裏後，不像她男人的見解，反而笑吟吟的在我背後說：

「有空趕緊下來呀！別忘記了這裏的生意……」

這才像話，何況我早就說過的，我決不放棄那應盡的神聖義務，但要放棄一部份責任，因為太太和孩子還得吃飯，店裏可不會想到要給她們預備點兒什麼的。

老吳毫無理由地對我表現出不滿，很使我感到痛苦，想起以後的日子還長，改天應該找個機會向他詳細解釋解釋，多年老友了，別因一點兒誤會便弄壞了交情，那是不值得的。主意打好，這天還在店裏宿上一晚，明早便在老吳冰冷的面孔下打道回家。那知一回到家裏，却碰到了一個大難題。太太老實告訴我幸虧回來早，不然她準備要親自下來催駕了，原來前天有兩個學生打架，不想竟鬧得天翻地覆！

學生們那個不吵架？算不得稀奇事，不過據說這場架打得好兇，一個學生竟給對方打傷了，碰巧兩方的家長本存心病，這一來正好給予一方的藉口。於是趁機鬧起來，一面揚言要報「馬打」。職責攸關，我不能推說不在這裏便落得一身清閒。除了應酬事主雙方此去彼來的不客氣「拜訪」，還忍受了不少外間的批評和罵罵。太太是女人天生聳窄，聽不順耳老在我面前囉哩囉囉，我一直如蝸子吃黃連，規規矩矩的守着我的工作崗位不敢動。

等到局勢稍為和緩下來，我想起了城裏的店子，因此又匆匆趕下去。

老吳從寫字檯上抬起了一對驚訝的眼睛，朝我掃了掃，也不打招呼，忽然抽抽屜裏檢出幾張什麼單子，臉孔朝過一邊說：

「外面來了催賬單，五百多塊，一個月的店租水電還沒有繳，你欠下的股份錢什麼時候交給我？」

「什麼？」我問。

「股金每人五百塊，你不是還欠下兩百塊？」

他說。「現在我已清理過了，抵除存貨和現款，一共虧本兩百多，假如還要繼續幹，你就交出欠下的股金，不要幹就把它結束掉，我要回到星洲的老家去了。」

我向周圍看看，一邊在盤算，開張一個月光景，除掉收入的現款還虧去兩百多！怎麼搞的？我想索取賬本查看，但我沒有，心裏已經一片冷淡，想到結束也罷，反倒了却一件麻煩的心事。不過聽說欠下的股份錢竟達兩百塊，不禁使我吃了驚：

「別開玩笑，我們不是早就言明我只佔股份的三分之一，你佔三分之二，簿子上不是寫得明白白嗎？」

「嘿！簿子上寫……」他冷笑着。「老實告訴你，你湊足了股金五百塊，那麼你可以搬一架櫥子去，我也搬一架櫥子去，東西大家平分，單只要我來虧，那是不行的。」

「假使賺錢呢？」

他回答我的詢問。我再也沉不住氣的和他在吵起來。住在一起的房東和吳太太也聞聲出來看熱鬧，房東一直保持沉默，袖起兩手陰陰地笑。吳太太呢，那不必說，有理無理女人都是幫丈夫的，她雖然也不作點兒聲，但我從她臉上的形色已看得出來。

這場架並沒吵得多久，過度的氣憤反而使我口訥訥地說不清心中的意思。想起一向我都把老吳當作好朋友，直到今天才認識他的真面目，原來是個反覆無常的卑鄙傢伙！我一面安慰自己：那些錢就當作丟了罷，花了錢認識一個假君子，也不算毫無代價。

我一口氣便衝出店外，發誓永不再朝這裏看一眼。走了一段路我又考慮到在太太面前要怎樣交代？尤其是她的金項鍊……

「喂！到那裏去？」

迎面碰到了另一個同行老張。老張知道我們開張的事，也到店裏來坐談過。我忍不住心頭的憤怒，趁便把這場是非告訴他。

「我早就想通知你，」他聽完了我的投訴後表示同情無限說：「老吳是我的同學，他的為人我最熟悉，頂靠不住，不過當我聽到的時候你們的事情已經成功了，因此我就不想來破壞。你也是，怎麼事前不跟我商量商量呢？」

「我一直都信任他，認為他是好人。」

「好人是不能認為的，你知道麼？他也會向我遊說邀我參加，我才不幹，聽他的口氣根本在利用你，可惜你一點都沒發覺，你這個人真是……」

「利用我？」

我瞠目地望着他，再轉移到他背後的天空。天空密佈着烏雲，眼看一場大雨就要落下來了。

剛才還是那麼碧澄澄的天，真是不可使人信任啊，唉……



婦

婦

· 莫泊桑 ·

作者簡介

莫泊桑生於一八五〇年，死於一八九三年，是法國十九世紀文壇上的一顆巨星。到了現在，他被目為短篇小說之王，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之一。在開始寫作的時候，他拜前輩作家布耶和福羅貝爾為師。這兩位作家，都重視創造，對作品的要求甚高。因為這個緣故，莫泊桑日後乃能青出於藍，比老師的成就更高。莫泊桑的處女作，嚴格一點來說，應該算是「羊脂球」——一個妓女的綽號——這篇小說當時刊在一本權威的文學雜誌上，執筆的都是當時的第一流作家。而這篇小說，却壓倒了所有作品。羊脂球是一篇四萬多字的中篇小說，如有機會，我們或者將介紹給讀者。

莫泊桑在短短的一生中寫了三百多個短篇小說，六十七部長篇小說。當他四十三歲那年，患上了眼疾，精神和肉體都極痛苦，曾經用槍自殺一次，但沒有死。這樣再過了一些日子，他就與世長辭了。世界上有許多大文豪都死於這種年齡，隨便舉幾個例子；就有莫泊桑、愛倫坡、契訶夫、戈果里、傑克倫敦、奧亨利等。

莫泊桑是純自然主義的小說家，以客觀態度描寫人生。（他對小說的觀點，讀者可參考本刊九十期的「莫泊桑談小說」一文）。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文字簡潔，形象鮮明，最宜於初學者模仿。「婦」這篇小說，先介紹一個環境，然後由一個人的嘴裏說出故事來。這種小說形式，在莫泊桑的小說中是比較常見的，請讀者注意比較。

這正是巴恩別墅打獵的時節。秋色完全籠罩在風雨和愁慘裏。那些素來在腳下簌簌作響的紅葉，經過久雨之後，都埋沒在車轍中間腐爛了。

木葉盡落的樹林子，潮濕得和浴室相似。我們從這些被暴風雨搖撼的大樹下面走到樹林子裏，頓覺一種苔蘚的陰氣，一陣積水、腐草和爛泥的臭味，將我們包圍住了。而我們這些在繼續不斷的淫雨之下

一步一掬的獵者，和這些垂着尾巴，愁態可掬的獵狗，以及這些衣裙遍體淋濕的青年女獵者，每晚歸來，沒有一個不是心身疲憊的。

晚飯過了，我們在那大客廳裏，無精打采地拿了些小木球和紙版組織一局「洛多」遊戲，而狂風卻在窗前發出可怕的呼嘯，並且將屋頂的風標旋轉得像陀螺似的。於是有人提議學書籍中所載的一般，大家來談一些故事；但是誰也不能編

造一些有趣的。獵者只知道說一些獵鎗的得意之筆和野兔的屠戮。而女客們搜盡枯腸，始終尋不着天方夜談中蘇丹的幻想。

我們對於這種消遣已經快要謝絕的時候，一位青年女客，心不在焉地挽着她那守真的年老姑母的手一同頑耍。陡然，她注意到這位老處女帶着一個用頭髮做成的指環，這東西是她時常看見，卻從來沒有留心過的。

於是，她拿着這指環從容地在老處女的指上旋動，一面問道：「說吧，姑媽，這指環是甚麼呀？我們相信這是用孩子的頭髮做的……」那老處女的兩頰突然轉紅了，隨後卻變成了灰白色；一會，她纔顫着嗓子說：「這是多麼悲慘，多麼傷心的事，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畢生的不幸都是從那兒來的。那時候我異常年輕，這紀念品卻一直在我身邊留着，痛苦到使我偶

爾想起來也會流淚！」
我們非常渴望知道這段歷史；但是這位老處女卻不肯說；末了，我們央求了許久，她纔允許把故事說出來。

老處女說道：

「你們不是常聽見我提起那個已經絕後的桑戴司家族嗎？我認識這家族中最後的三個人。他們都是以同一的方法送命的；我手指上戴着的，就是他們三人中最後一個的頭髮。他爲我而死的時候，只有十三歲。這事在你們各位看來，難道不是很稀奇的嗎？」

「唉！這真是一個罕見的血統，倘若我們願意，簡直可以說是一些痴人。不過這是一些令人喜愛的痴人，一些情痴！由父親數到兒子，沒有一個不是富於熱情的。他們心身的激奮，竟將他們推送到最刺激的舉動和最沈溺的顛倒之中，使他們演成了慘劇。在他們心上，這些特性正像虔誠的宗教信仰藏在某些人的靈魂中一般。那些捨身爲苦行教徒的人，和那些在客廳中追逐的人，本沒有不相同的本性。我們從前在親友面前常常說：「和桑戴司家的人一樣多情。」我們只要看到他們，就可以猜着這種本性。他們有鬚而覆額的低垂頭髮，翹起的鬚子，灼灼逼人的眼珠。」

那莊家的少女，金髮雪膚，語調從容。她的聲音柔潤，笑貌溫和得像聖母一般，因此格外顯得與一般少女不同。老爵爺將她從她家中奪了過來，不久就那樣地受了他的管束，甚至一分鐘也不能和她分手。他那同居在別墅裏的女兒和媳婦，以爲這是很自然的，因爲愛情在這家庭裏本來有點遺傳性。談到熱情的問題，一點也不使她們驚訝。如果我們同她們談到失歡、分離的情人，以及在失貞以後的報復，她們倆一定惆悵地同聲說道：「唉，他到了這一步田地，真是够受了呀！」此外，甚麼也不多說了。她們曾經爲着許多相思的悲歡、交錯的活劇而自相憐惜。即使這些活劇是凶狠的，也從來沒有人動過怒。

「唉，有一個秋天，一位姓葛拉甸爾的少年貴族，請老爵爺去獵山鷄，卻乘機拐走了那女子。」

「老爵爺當時依然是寧靜的，彷彿甚麼事也沒有發生；到了某一天早上，有人發見他在養狗的棚子裏吊死了，屍身挂在一羣狗之間。」

「他的兒子在一八四一年出外旅行時，受了巴黎大戲院一個女伶的欺騙，結果也在巴黎一家旅館裏，用同樣的方法自盡了。」

「他留下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和一個寡妻，這就是我母親的妹子。她和這孩子到了我們的貝爾弟庸別墅裏居住。那時候我剛好十七歲。」

「各位決不要猜想這個小桑戴司是個驚人而情竇早開的孩子。我們可以說一切溫存的本能，和他血

統中的熱烈情感都遺傳到他——這一個最後的桑戴司——身上。他鎮日胡思亂想，整天在那條由別墅通到樹林去的大路上散步。我從臥房的窗口，瞧着這個富於性感、低頭漫步的幼童。有時候，他偶爾停步抬頭望一望，彷彿像明白了許多絕不合於他年齡的事。

「我常常在晚飯之後月朗風清的時候這樣對我說：『表姊，我們去做夢吧！』於是，我們便一同到園子裏散步去了。偶然，他在林間空地前面那個白煙嬈嬈的地方停住脚步，並且對我說：『瞧這個吧，瞧這個吧。只是我覺得你不懂得我的意思。倘若你懂得，我們一定是很幸福的。爲着懂得這件事，應當戀愛。』我笑起來，並且抱住這個以生命來暗戀我的幼童吻了一下。」

「在晚飯後，我常常跳上我母親的膝頭坐下，對我母親說：『快點兒吧，姨媽，你給我們說一個愛情的故事。』於是，我母親爲着逗他笑，對他說了一些他家裏的種種軼事，他祖先的一切熱戀的豪舉；因爲成千累萬地說，也就有真有假送的；這些男兒，都是被他們的聲名葬送的；他們在自己心裏構成許多夢想，並且自以爲榮，不叫他們家庭的聲名變成虛假。」

「這孩子對於這些溫柔而又可怕的故事故事，非常愛聽。有時拍着手重複地說：『我也一樣，我也一樣，他們對於戀愛，無論是誰，總不及我知道的清楚！』」

「隨後，他向我獻殷勤，一種羞澀而新穎，使人發笑但極其細膩的殷勤。每天早晨，我總得到一些由他採來的鮮花。他每晚登樓走入我的臥房之前，總吻我的手，而且支吾地低聲說：『我愛你！』」

「我那時真是個有罪的人，一個有大罪人的！直到現在，我還爲着這件事不斷的暗泣！我操着畢生的苦行來自行懲罰，我守着老處女的生涯——說得明白點，守着未婚的孀婦的生涯，來替這個孩子守節。我從前對於這種兒戲式的溫存很覺有趣，而且還故意引逗他；我那時是美貌的，動人的；在一個男子跟前，又有點撒嬌和不忠實。總而言之，我竟使這孩子發瘋了。這簡直是我的一種玩具，我和我的母親的一種快活的消遣。他那時正是十二歲。請各位想想吧，誰能拿這種和原子一般微細的熱戀當作正經事呢！我隨着他的意思，盡情吻過他；我爲他寫過許多被我們兩位母親讀過的溫柔便條；他也回過我許多火一般熱的長信，許多被我一直保存的長信；他以一個成年人自命，相信我們的愛情裏曲是秘密的。我們那時候忘了他是一個姓桑戴司的人了！」

「這種情形，持續了一年光景。到了某天夜晚，他和我都在園子裏，他在我膝上睡下，抱住我的裙邊，帶着異常興奮的神情吻個不停，嘴裏重複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至死也愛你。聽着吧，倘若你有一天欺騙了我，倘若你爲旁人

丟開了我，我便一定照我父親那樣做……」隨後，他用深沉得叫人不寒而慄的聲音說：「你應當知道他做過的那件事！」

「隨後，因為我不理他，他就站起來，踏起腳尖——因為我那時比他高一些——附着我的耳朵，用一種異常柔和，異常雋美，異常纏綿，使我遍身顫動的聲音，從容地叫我的名字，我的乳名：『日恩薇第』！」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們到屋子裏去吧！我們到屋子裏去吧！』他甚麼也不說，只跟着我走；但是，我們剛好走上階前的石級，他又抓住我說：『你應當知道，如果你將我丟棄，我一定自殺。』」

「這一次，我感悟到我以前太過火了。於是，我以後便守着蘊蓄的態度。因為有一天他埋怨我，我可以這樣說：『現在，你若是鬧着玩的，那末你的年紀太大了；若是真的愛情，你又太小了。我等着瞧吧。』」

「我滿以為從此可以和他脫離了。」

「到了秋天，他母親把他送到中學去寄宿。第二年暑假，他再度到我家裏來的時候，我已經有了一個未婚夫。他立刻明白了，並且在頭一天到第八天之間，他一直抱着一種深思遠慮的態度，叫我異常提心吊膽。」

「第九天早上，我剛起牀，就看見一張小條子從門縫裏塞進我的臥房。我拾條子展開來讀着：『你

已經丟棄我了，而你卻知道我對你說過的話。這就是說你叫我非死不可。因為我不願愛我的屍首被你們外的人發現。請你走到園子裏來吧，在我去年向你說過『我愛你』的那個地方，請你向着空中瞧吧。』

「我那時覺得快要發狂了。我連忙披起衣裳，就連跑帶跌趕到他所說的那個地方去。他那頂學校制帽正擱在潮濕的泥地裏。因為前一天的晚上下了一夜的雨。我抬起頭來，便看見有一件東西在樹枝中間擺動着，因為那一天正刮着很大的風。」

「以後，我就不知道我做了些

甚麼。大概我一看見那屍體便竭力叫喚，也許是受驚而跌倒，隨後就跑進屋子去了。我在牀上恢復知覺以後，看見我母親坐在我的枕邊。

「我那時以為我在一個可怕的精神錯亂的境界中，夢見了這一切可怕的事。我吞吞吐吐地說：『他，他，賈特朗呢？……』他們誰也不答覆我，這就是真的了。」

「我不敢再去看他；但是我要求把他那金黃色的頭髮留下一縷來。看吧，……看吧……就在這兒！」

這位老小姐說完這一個故事，就垂頭喪氣地伸出那隻顫巍巍的手

來。

隨後，她擤了幾次鼻涕，擦擦眼睛，於是接着又說：『我中止了我的婚事……並沒有說出理由……我始終處在……這個十三歲孩子留下的孀婦的地位。』後來，她的腦袋低到自己的胸前，她洒了一大陣表示思念的熱淚。

一會，當大眾預備回房睡覺的時候，一個被她的故事說得驚心的胖獵人，輕輕地對坐在一塊兒的人說道：

——一個人的愛情態度到了這樣的地步，真是不幸呀！

憶

夜已深了，沒有一絲風踪，小房子裏太悶了。我把正在看着的「茵夢湖」放下，漫步街頭，不知覺地跑到了公園，置身於花木叢中，身心頓時為之一爽。

這時，我的思想不自主地飄向遠方，停留在一座小樓上。這座小樓，曾使我渡過最快樂的日子，也渡過最痛苦的日子。我之快樂，是因為遇上你這個質樸而美麗的姑娘；我之痛苦，是因為離開了你。唉！人生聚散無常，這就是佛家所說的「緣」吧？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日子，你和我曾在月下緩步而行，地上的影子緊緊依貼着，要不是你的絲長髮和你的身材，簡直分不出你是我了。

我也記得，你曾向我描述你的快樂童年和你的婚變。我看到你的眼睛閃閃地發光，我知道你哭了。有一次，當我和你散步時，月亮被烏雲遮住，忽然下起雨來，找不到地方躲避，衣服全被淋濕了。我握着你冰冷的手，你說：「除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不許你牽我的手。」接着，你笑了，笑得像露水中剛綻開的荷花。

記憶，這些美麗的記憶呵。

夜更深了，霧也更濃了，我有點抵擋不住夜來的風寒。「天快要亮了，回去吧」，我對自己說。我把袖子放下，燃上一枝烟，邁着疲倦的步伐下山來。失去的幸福日子，難道祇能在夢裏追尋？只能在靜靜無人的地方回憶嗎？

· 子 青 ·



安東·契訶夫

本文作者安東·契訶夫，從前有人譯作柴霍甫，但以普通話讀音作標準，契訶夫的譯者音要比柴霍甫接近得多，因此本刊用契訶夫這個譯音。

安東·契訶夫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〇四年，只活了短短的四十四年。他與莫泊桑，奧·亨利合在一起，被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過去的許多作家在學寫短篇的時候，多以莫泊桑為師法，近年來則學契訶夫的人較多，尤其是英國的青年作家。

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的特點是行文簡潔，文字不多也不少，比較注意整體的氣氛；奧·亨利則是以形式和小說結構見長，結局十分有力。契訶夫不注意小說的情節，可是小說中所描繪的場面和人物都是活生生的，而且充滿人情味。

在「外科手術」這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契訶夫所刻劃的人物，他們都好像活着的人一般，裏面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非常生動的。讀者如能多看幾遍，慢慢體會其中的情景，就會覺得其味無窮了。不過有一點要請讀者注意的，那就是任何短篇小說家，都不能以一篇或幾篇作品來評定他的價值；因為一個短篇小說家不能在少數的作品中包括全部才能的。所以凡是短篇著名於世的作家，都有幾百乃至上千篇的作品。

在契訶夫出現之前，俄國的文壇是不重視短篇小說的，許多編輯甚至譏笑這些作品，說它短得像麻雀的嘴，但是契訶夫把這種偏見征服了。他一生的作品有一千多個短篇小說，幾部戲劇。如櫻桃園，萬尼亞舅舅，海鷗，三姊妹等。契訶夫後來患上了肺病，不治死了。臨死之前，他把自己的作品選出兩百多篇來，把它們印成集子。

關於大文豪的介紹，不是短短的幾百字可以寫得完的，我們日後在介紹到他們的作品時，當繼續介紹給讀者。

在一家縣立醫院裏，醫師結婚去了，由助理醫師古利阿金替代職務。他是個四十五歲的胖子，穿一件舊的絲質上衣和一條破舊的帶花紋的呢絨褲子。他臉上顯出責任感和愉快的神色。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的一條雪茄煙，發散着臭氣。

一個名叫馮米格拉索夫的教堂庶務，走進診症室來。他是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的老年人，穿一件棕色的法衣，腰上繫一條寬潤的皮帶。他右眼的角上有一塊白瘡，眼睛半睜半閉，鼻子上有一粒痣，遠遠看去好像一隻蒼蠅。這個教堂庶務在牆上找了一會兒神像，可是沒有找到，只好對着一個裝石炭酸溶液的大瓶站好，在胸前畫了個十字，然後從一塊紅手帕裏拿出一片聖餅

來，鞠一個躬，放在助理醫師面前。

「啊啊啊……你好！」助理醫師打個呵欠。「你上這兒來有什麼事嗎？」

「祝你星期日過得好，塞爾蓋伊·庫司密奇。……求你做做好事……我說一句不怕你見怪的話，聖詩裏講得可一點也不假：『我所喝的慘雜了眼淚』。前幾天，我同我的老太婆一塊兒坐着喝茶——天哪，簡直一滴也喝不進，還不如死了的好。……喝了一點兒，可就痛得我連一點勁兒沒有了！除了牙痛以外，整個這半邊臉都痛。

……好痛啊，好痛啊！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耳朵裏有個什麼東西往裏刺，倒好像那裏面有個小釘或者別的這一類物件刺進去似的；非常痛，非常痛！簡直是犯了罪，犯了教規。……可恥的

罪惡迷住了心，在懶惰中偷生。……這是報應，塞爾蓋伊·庫司密奇，是報應啊！神父做過禮拜以後就怪我，他說：『你變成結巴了，葉非木，而且還噙着鼻子。唱倒是在唱，可是誰也聽不清你唱的是什麼。』你想想吧，既然嘴都張不開，全腫了，而且晚上又睡不着覺，那末，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那裏還能唱詩呢！」

「哦……請坐。……張開你的嘴！」馮米格拉索夫坐下來，同時張開嘴。

古利阿金皺起眉頭，向着嘴裏瞧。他看見在那些長久被煙燻而發黃的牙齒裏，有一粒牙上有個窟窿。

「教堂執事叫我擦上泡了辣菜根的燒酒，可是不見效。格裡麗凱利雅·阿妮西莫芙娜——求

上帝保佑她——叫我在手臂上綁一根從阿陀斯山帶來的線，又吩咐我用熱牛奶漱口；我呢，說老實話，線倒是綁上了，說到牛奶，却沒有照辦；我敬畏上帝，目前是齋戒期間啊……」

「迷信——」古利阿金說：「應當把它拔出來，葉非木·米海益琪！」

「當然，你懂得多，塞爾蓋伊·庫司密奇。你學過這門手藝，知道這件事該怎麼辦；是拔了好呢，還是搽藥的好，或者還有別的什麼辦法……求上帝保佑你，恩人。就是因為這個，他才派你到這兒來，我們要為你日夜夜禱告，先生……直到死為止……」

「這也算不了甚麼……」助理醫師謙遜地說，走到櫃子邊去找醫療器械。「外科手術算不了什麼……這完全靠經驗，憑手藝……容易極了。前幾天，財主老爺亞歷山大·伊凡尼奇·葉吉彼德斯基也很像你一樣，上這裏來了……他也是患牙痛……人家是受過教育的人，甚麼事都要問一問，甚麼事都要弄個明白——追根究底一番。他同我握手，還稱呼我的本名和父名哩……他在彼得堡住了七年，熟識所有的教授……他在我這裏就了很久……他指着基督和上帝對我說：『你替我拔了它吧，塞爾蓋伊·庫司密奇。』那有什麼不行呢？要拔就一下子拔掉它就是。只是要拔牙要內行，不懂可不行的……牙同牙也有分別……有的要用鉗子，有的要用剔去骨膜的小刀，有的要用鉤子……用鉤子……每個人不相同。」

助理醫師拿起刮骨膜的小刀，疑惑地瞧了一會兒，隨後又放下了，拿起鉗子來。

「來吧，把嘴張得大一點……」他拿着鉗子向這個教堂庶務走過去，說道：「我馬上就把它……拔出來……容易極了。只要別開牙床上的肉……順着垂直軸把牙肉弄平就成了……」

「你是我們的恩人……我們這些糊塗蟲從

來想不到的事，上帝都指點給你了……」

「你張嘴的時候，可不要發議論……這很容易拔的，可是有時只剩下牙根……這兒，容易極了……」他把鉗子放進去。「慢點兒，別動……坐穩……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行了……」他動起手來。「要緊的是要往深處夾住……」他朝外面拔那粒牙。「……免得把牙拔斷……」

「我的天父啊。聖母啊……啊唷啊唷……」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怎麼啦？你別用手抓住我呀！放開你的手！」他繼續拔牙。「馬上就完事了……快要好了，快要好了……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天父啊……恩人啊……」病人叫道。「天使啊……啊唷啊唷……拔牙，你趕緊拔牙！難道要拔上五年嗎？」

「這是……外科手術呀……一下子完不了的……快完事啦，快完事啦……」

馮米格拉索夫把膝蓋抬到手肘那麼高，手指亂動，眼睛睜得大大的，上氣不接下氣……他那發脹的紫臉冒出汗珠，眼睛裏含着眼淚。古利阿金站在教堂庶務面前喘呼吸喘氣，身子轉來轉去，找那粒牙……足足有半分鐘在受活罪的情形下挨過去了，不料鉗子又從牙上滑了下來。教堂庶務跳起來，把手指頭伸進嘴裏。他知道那粒牙還是在老地方。

「這叫拔牙！」他說，聲音含着眼淚，同時又帶點嘲笑。「我願你到了陰間，也讓別人這樣拔一回牙才好！多謝多謝！要是不會拔牙，乾脆就不要拔！拔得我兩眼發昏，甚麼也不見了……」

「你幹麼伸手抓住我？」助理醫生生氣了。「我拔得好好的，你却推我的手，還說了那麼多蠢話……真是飯桶……」

「你以為拔牙是很容易的事嗎？鄉下佬。你來試試看！這可沒有像你爬到鐘樓上去敲鐘那樣

便當啊！」他又學着他的腔調說，「『不會拔！不會拔！』你說說看，我還要你來教我嗎！去你的……我給亞歷山大·伊凡尼奇·葉吉彼德斯基拔過牙，人家甚麼話也沒有說……他比你乾淨，但並沒伸手抓住我……坐下！我對你說，坐下！我對你說，坐下！」

「我甚麼也不見了……讓我喘口氣吧！……啊唷！」葉非木坐下來。「你不要慢慢的往外拔，要使點勁才對。你別慢慢拉，要快點兒拔……一下子把它拔出來！」

「你居然教訓起有學問的人來了！天哪，這些無知無識的老百姓！跟這種人生活在一起……你準會發瘋！張開你的嘴……」他把鉗子放進去，「老兄，外科手術可不是鬧着玩兒的。這可比不得唱詩……」他又動手拔牙。「不要躲來躲去……看樣子這顆牙長得太老了，根長得很深……」他拔牙。一別動……對……對……別動……行，行了……這時候，有一種碎裂的聲音發出來。「我早就知道會有這種事發生！」

馮米格拉索夫愕然地坐了一會兒，好像失去了知覺一般。他有點昏昏沉沉……他的眼睛瞧着一個地方發呆，蒼白的臉上沁出了汗粒。

「假如我用剔骨膜的刀就好了……」助理醫師咕噥着說。「真是想不到啊！」

教堂庶務清醒過來，就把手指頭伸進嘴裏，在壞牙齒上摸到了兩個尖尖的東西。

「惡鬼……」他說。「把你們這些壞蛋送到這兒來，簡直是要送我們的命啊！」

「你還在這兒罵人……」助理醫師把鉗子放回櫃子裏，嘟嘟囔囔地說。「粗魯的傢伙……在神學校裏人家還沒把你打修……亞歷山大·伊凡尼奇·葉吉彼德斯基老爺，在彼得堡住過七年……很有學問……他身上的衣服就值一百個盧布……可是他並沒有罵人……你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不要緊，你死不了的！」

葉非木從桌上拿起聖餅，另一隻手托着頰腮，喪然地回家去了……

談談福建的民歌

·張金傘·

福建人很愛唱歌。在傘一樣的榕樹下，在遮天蔽日的森林裏，在鮮明如鏡的水田中，人們都可以聽到許多優美動人的歌聲：

這歌聲從古到今，始終伴隨着福建人民生活的歷史。人們唱的是心聲，是開拓自然的業迹。人們唱的是不幸的遭遇，是對純真愛情的追求，是對新的生活的向往；人們唱的是豐收，是征服自然的心情，是生命的歡樂……

閩南是中國聞名的水果鄉，那兒的農民特別喜歡歌唱。因此民歌的蘊藏量相當豐富，像水果那樣清甜誘人，像九龍江那樣流淌不盡：

閩南是個好地方，清風吹來果樹香，
香蕉鳳梨遍地長，龍眼荔枝滿山崗。
這是他們對自己充滿詩情畫

意的生活，表示極大的滿意和自豪。待到豐收季節到來時，他們又都是一邊勞動一邊唱歌：

天上星星實在多，摘下不過一小籬，
豐收柚子摘不盡，千籬萬籬不嫌多。

人們為摘取豐收的柚子而忙碌，勞動的節奏和歌聲一唱一和，那是一幅多麼愉快的風景畫啊！天上的星星可謂多了，但和豐收年頭的柚子相比，只不過是「一小籬」。人們的這種浪漫主義色彩的藝術誇張，是和現實生活中的現象相一致的。他們過去從沒有得到過這麼大的柚子豐收，現在，柚實纍纍，真是忙得他們只好用繁星來比喻了。

閩南還是個僑區。許多僑鄉情愫深長，娓娓動人：

高山流泉銀綫牽，腳踏梯田水中天，
哥哥插秧妹妹跟，水中偷看笑漣漣。

這首民歌寫得多麼活潑、天真、樂觀，叫人讀後感到充滿青春的爛漫生活氣息。「水中偷看笑漣漣」，更是形聲繪色的佳句。

閩東是盛產茶葉的地區。採茶姑娘是能歌善舞的。因此，茶園裏經常是歌聲連天。

三月裏來三月天，叢叢茶樹栽滿山。
採茶姑娘雙手採，採得心頭歡又甜。

三月茶鄉三月天，一望茶園不到邊，
滿山遍野村姑鬧，村姑歌唱豐收年。

閩南、閩東還是依山面海的地區。當我們漫步海邊，在浪濤洶湧的海岸，在懸崖峭壁的山峽，會聽到氣魄宏偉，聲調豪壯的船曲和漁歌。

漁帆鼓風歌聲揚，千船萬帆征海洋，
橫掃狂濤三千里，滿載魚兒返漁鄉。

這裏，我們看到了漁民戰勝了「狂濤」的英勇姿態，也聽到了漁民「滿載還鄉」的快樂心情。

閩北是個山區。高山峻嶺，森林密佈。那裏的人民為了進一步改善生活，一面開荒耕種，一面開發森林富源。

太陽剛升起，我們到工地，
揮動大斧刀，毛竹倒滿地。
山頭對山頭，空中架索道，
一聲號令响，木頭震山搖。

對於寫信，我是頂喜歡的；一個月裏頭多多少少我總會寫上幾封信給我的朋友；一來是想知道他們的生活情況，二來是發抒自己的情感，流露自己的心音，把胸臆所感受的苦悶，積鬱……從字裏行間，傳遞給我那些親切的朋友們。他們是關心我的，我沒理由不把自己的愛憎喜怒哀樂瀝出來。我不是有意炫耀自己的文筆，也不是有意地把感傷傳遞到我敬愛的朋友身上。我只是以情之所至，隨心所欲，我把真實奔放的情感表達出來，心裏才感覺得舒暢和輕快！也唯有這樣，我需要友人徹底了解我靈魂深處的祕密，我才覺得生活不致過份單調和枯燥。我需要別人對我的了解，猶如我想逐一了解我的友人一樣！生活的片斷，都是我執筆的最好資料，也是我發洩自己情感的唯一捷徑；我可以樂以忘憂地談個痛快，縱然我看

難 的 寫 信

· 李 興 ·

不見朋友們收到我底信時，面部是怎樣的表情。我只希望他們的心靈和我一起呼吸，連結在一起，便是我最大的安慰！

雖然我是和信結了不解之緣，但有時我却很怕寫信，尤其是替人代筆，更使我感到惴惴不安，怪不舒服。我不能儘情發揮，我需要按照別人的意旨來堆砌那些彷彿和我很陌生的字眼，真是一件煩惱事啊！有時礙於情面，雖不想寫，也得勉強草草了事。有時我實在忙到喘不過氣來，沒有空代筆；噫！一大堆的冷嘲熱諷來了——驕傲，沙塵，了不起……都堆放在你的身上，使你啼笑皆非；我最怕是遇到這樣的事件，但有時却又避無可避，只好權作好人，硬着頭皮來寫自己所不願寫的信。譬如說，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每當唐山有信來便是我負責回信。本來身為人子者，代媽寫信總是應該的，何況媽又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要不然她含辛茹苦養育我二十多年，使我得以順利完成中等教育

，寫一兩封信我都有怨言，還成什麼樣子？我之所以說不情願，還不如說我不大願意寫來得恰當。因為每逢媽叫我回一封給唐山，老是話還沒有講完便熱淚盈眶，嗚咽起來；確使我好生難受。我不怪媽有一副軟心腸，我知道媽爲了住在迢迢千里的故鄉的爹娘，過着辛酸的生活，真是傷了她善良的心。她好容易才支撐我們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已經不勝煩重，叫她又拿什麼來接濟故鄉年紀老邁的爹娘呢？家書簡直就像十萬火急的緊急文告，在訴說那痛苦的歲月，生活的難過……媽是敬愛她的爹娘的，他們老人家所遭遇的痛苦，就等於媽的痛苦一樣；媽是從痛苦生活中煎熬過來的人，她怎不知生活的愁慘滋味！可惜她心有餘力而不足，愛莫能助；既不能以物質金錢來援助他們，本身的困苦又說不出一些話語來安慰她們和慰藉自己。她在訴說生活困苦的時候，歷歷如在我的目前。我同情媽的悲痛，我感到有千言萬語想安慰媽，可惜欲語還休，筆也愈來愈沉重，我的心也愈來愈沉重……

「好難寫的信呵！——我不禁偷偷地揩拭了噙在眼眶內的熱淚，迸出這麼一句話來。」

讀者注意：

本刊地址已一改再改，但許多讀者仍將函稿寄往舊址。為免遺失起見，今後請將函件寄遞現址：

THE CHAO FOON PRESS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編輯部啟

風

雨

之

夜

雅芽

一陣崩天塌地的響雷，把我從夢中驚醒。我拾起身來，聽見狂風暴雨正劇烈地掃過屋頂。

「哎，漏水了！快，快，芽仔你快去拿東西來承水。」母親一邊大聲喊，我一邊手忙腳亂地爬起床來拆蚊帳。

我一個翻身，來不及穿木屐便三腳兩步地奔到廚房裏，右手挽了兩個沙厘桶，左手拿了面盆，匆匆趕回房裏交給母親。接着，雨聲在沙厘桶裏叮噠地響起來了。

「媽，這裏也漏水了。」弟弟忽然喊了起來。他是睡在靠牆的一邊，往常是沒漏的。

「哦！芽仔，你再去把那個洗碗盆也拿來。」我把洗碗盆交給媽後，發覺自己的蚊帳有點抖動，跳上去伸手一摸，喲！濕漉漉的，原來我的床也漏水了。我趕忙把蓆一捲、連枕帶被一起拖下地來，然後又把蚊帳拆去，床板立刻的篤的篤地響了起來。想要找個什麼來承水，然而已沒有東西了，最後只好把床板拆開疊起來。

母親忙着檢查漏水的地方，忽而把衣箱搬開一邊，忽而又把米桶移過一旁。廚房裏叮叮噠噠地響起鍋蓋煲蓋的聲音。母親吩咐我道：

「你快去把那籃子裏的幾包東西——那是多粉和腐竹——收入碗櫃裏。那堆柴也拿頂笠帽蓋住它。」

忙了好一陣以後，方才告一段落。留心聽一下，滿屋都是漏水的聲音。

電光如火蛇般閃着，雷聲幾乎把天空擊破，彷彿在為暴雨助威似的。狂風更如猛獸般咆哮，其間夾着樹枝斷折聲，椰子落地聲。屋頂的亞答不時被掀開一個大洞，雨水從那裏傾下來。屋裏是沉靜的，只有屋外虎啦虎啦的風雨聲。

母親坐在桌旁的一張矮凳上，對着那盞搖幌欲滅的「鴨仔燈」發愁！弟弟依偎在母親的身邊，出神地瞪着屋頂，彷彿那裏會出現什麼鬼怪一般。

「媽！風這麼大，我們的屋子不會給吹倒嗎？」弟弟顯得很是驚慌。

真的，當狂風正面襲過來的時候，屋子似乎有點動搖。然而母親却安慰弟弟說：「不要怕，乖乖！有媽在身旁風是吹不倒屋子的。」母親把弟弟摟入懷裏。

「媽！屋子漏水害我們沒有好睡，怎不叫叔明伯他們來補好呢？」無知的弟弟，不了解媽媽的苦，倒在媽的懷裏糾纏着問。

過了許久，母親才嘆了一口氣說：「唉，乖乖，媽沒有錢呀！」聲音帶點顫抖。顯然的，她的一顆心是被弟弟的話刺傷了。

我一陣鼻酸，淚水禁不住地滾滾滾滾下來。我偷眼瞧瞧媽，她側着頭，面頰緊緊地貼在弟弟的頭髮上，眼裏噙着兩滴晶亮的淚水，瘦削的臉上現出無限哀愁！我知道她又是為補屋這件事而傷心着了。

屋漏已有一年多了。近來更加不行，白天抬頭望望，滿是密密麻麻的天星，有的可以穿過拳頭。靠牆有幾處，早給貓兒當洞鑽進鑽出。柱子也有點歪斜，屋勢老向左邊側，遇着暴風雨，隨時有倒塌的危險。

本來，在去年年頭，母親也曾有過一個心頭：先從其鄰那裏捉四隻小豬來，又買了廿多隻小鴨，都是揀雌的，打算留着生蛋。剛巧此時張水山組了個「月會」，會金是三十元，母親便參加了一份。家用更是節衣縮食。這一切都無非是想在年底等得一筆錢補屋漏。

自此以後，母親做到有日無夜，每天凌晨三點鐘，她就起身燒飯，煮飼料，餵豬，洗衣，然後才吃了飯出門去。至于雞鴨就由我來照看。

母親割膠回來通常是下午一時左右。放下碗筷連涼也沒有沖，就搨了鋤頭到一英里的菜園去翻土種作了。她的午時時間就是在菜園裏渡過的，要到殺了青以後，她才挑着一担豬料和瓜菜回來。

晚飯是我燒好的，飯後母親又得切蕃薯藤，煮飼料，餵豬等等，非忙到十一點過外，不能沖涼睡覺。生活就是這樣挨的。

然而，老天偏不替窮人打算，去年九月間，瘟疫遍地，僅僅三天工夫，我們這一帶就死去百多隻豬。大家都驚惶萬分，不管大小，有人要就爭着賣，盡管價錢便宜，買的人却不踴躍。我們要賣賣不出，四隻豬約有五六担，結果死了，非但分文得不到，還要請人扛去埋掉哩！

禍不單行，張水山那斬頭鬼竟又走了路，供了八個月會銀，一分沒有了。為這件事，母親哭到連眼淚也乾了。

現在，不但補屋的希望已落空，欠下什貨店的那筆貨款，也不知要怎樣才能還清哩！

雨還是不停地下着，看情形暫時不會晴了。唉！要到何時才能修好這間屋呢？

有一天早晨，我被人從夢中搖醒。我睜開帶着睡意的眼睛，在朦朧中看見一個穿着做衣服的人站在牀前。我知道這一定是和我約定去割膠的洪兄了。我連忙從被窠裏爬起來。嗽洗完畢後，換了一套舊衣服，穿了一雙破鞋子，潦潦草草地吃了幾口飯，就出發了。膠園離此約三哩，需要二十分鐘才能到膠廠。

六時半，我們已到目的地——做膠廠。在這裏拿了膠桶，不遠的地方就是「行頭」了。把桶放好，鎖了腳踏車，拿起膠刀，就可以正式開始工作了。這些膠樹的刀路，有好多種不同的樣式；其中有割成「Y」字形的；有割成「人」字形的；也有「V」字形的和「仰天刀路」，這種「行頭」要一個割膠技術很高明的人，才能割得好。我因為六歲時就跟母親去割膠，因而也學會了割膠。但是中間經過八九年沒有到膠園裏去，幾乎把這門技能忘記了；我怎會想到八九年後的今天，會重新拿起那把膠刀到膠園來割膠呢？

我一面想，一面割膠，所以不知不覺地把山頂上部的膠樹全都割完了。這時，太陽已經昇起來，高高地掛在東方，陽光照射到膠林的頂上。早晨的露珠差不多都乾了，可是那「吸血鬼」，或者叫做「勾魂蟲」的蚊子，却還在頭頂上嗡嗡地叫個不停，好似非要吸到血；非要把病菌傳染給人便不肯罷休一般。

「亞雲！亞雲，幹什麼？暈了嗎？為什麼那邊那棵枯樹你還想去割呢？注意呵！那棵樹有一窠土蜂，不要走近它，要不然會刺你的啊！」阿洪這樣喊着，我才如大夢初覺。我抬頭一看，那土蜂窠就在

生活在膠園的一天

·雲飛·

離我不遠的地方，我掉回頭就跑，一直到阿洪的面前才停下來。我們坐在放膠桶和腳車的地方休息，我問他道：「你這行頭，一天大約可收到多少斤的膠汁呢？」他搖搖頭說：「唉！不講更好，講起來真令人傷心。現在是落葉時期，沒有多的膠汁。這行頭每天有約十五至二十斤的膠汁。如果膠汁濃的，『判頭』就高；萬一膠汁淡，『判頭』低，那就更慘了。不過平均來說約可得四、五斤的淨膠，再和願主作二一添作五計算，這樣我們每天只有二元多三元的入息而已。同時園主又故意說三說四，每個月將薪金扣下十元來作『底子』；

他用這種方法來繫着工人，使工人不能另找工作，萬一你沒事情不幹，那麼那些扣下的錢就沒收了。我們休息了三十分鐘之久，又忙着準備做第二步的工作——收膠了。我們各拿了一個桶，走到每一棵樹去，把從割口流出來的白色膠汁，倒進桶內。這樣一棵一棵順着去收，桶中雪白的膠汁也慢慢地增加起來。這種收膠的工作約經過三十分鐘的時間，已經把所有的膠汁都收來了，才回到放腳車的地方，把一切東西收拾好了，就用腳踏車把膠汁載到膠廠裏去。這時回廠的人還不多，所以很快便輪到我們「磅膠」打「判頭」了。膠汁稱過後，再加以過濾，便是一個盆裏滲些膠醋，使它凝固。經過十分鐘以後，就將凝固了的膠塊倒在地板上，用腳把膠塊踏扁，然後將它放在「滑較」（較膠的器具）裏較過；再放在「花較」（有花紋在較筒上）裏壓成膠片，把它堆在一起，這樣做膠片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同時，一天的工作也宣告完畢了。

最近，別人都說我高傲，是真的麼？我迷惘了。

是的，我比以前沉默得多了，而且沉默得有點可怕，我失去了往日的蠻勁和熱情，我只耽於沉思，我不願意接近周遭的人（我並沒有討厭他們，）因此，別人都說我高傲了！

真的，過去我太活躍了，也太愛接觸熱鬧了。就這樣，我從來沒有機會想起自己，想起一切。只是糊糊塗塗地讓寶貴的光陰溜過去，只是儘情享受青春的歡樂。日日夜夜都是那麼無聊。我生活着，並不感覺荒唐。其實，這也完全沒有給我一個單獨的機會，讓我靜下來想一想自己的無知。

終於，我沉默了。當我沈默的時候，我才發現了自己的真實。真的，以往我太狂妄地糟蹋着自己。我還深信，一個整天跳跳蹦蹦的人是不會有前途的！除非他們在痛苦中發現自己，除非他們的人性還未泯滅。一旦沉默，終會承認自己的過錯的。

誰不說年青人是最會浪費青春？最會自己毀滅自己？真的，當歡樂中失去了人性，那才可怕呢！

「就沉默吧！這時刻，也該是你沉默的時候了。」我自己詛咒起自己來了。

是該詛咒的！多年來，我一直在團體中表現得最活躍，最愛說笑話的一個。往往在無聊的笑聲中，忘了一切；有時還加上感情上的衝動和煩惱，晚上一刻鐘也不能寧靜，多可悲呵！

我沉默了，也該是夢醒的時候吧？首先，我該感謝一份莫大的委曲，及一張張冷酷而虛偽的面孔。

誠然，當我沉默之前，我內心鬥爭得很厲害，還自己對自己說，自己對自己辯論；經過幾天的激動，我沉默了，沉默也是一種美德吧。

那麼，就讓沈默埋葬了以往的光榮和恥辱吧！但無論如何，在沉默的孤獨中，我絕不會寂寞和煩惱。因為，我發現了自己的尊嚴啊！

「你變得高傲了！」甚麼？沉默就是高傲？嘿，就說是高傲好了！我也需要驕傲，在驕傲的沉默中，我要充實自己，豐富自己，享受一份最幸福的寧謐生活。

「沉默，是最懦弱的！」不知是那位詩人說過這話。但對我而言，沉默是一種崇高的智慧，從最現實的狂妄中掘發出來的智慧。

是的，沉默並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權威，一種力量；一種不可抗拒的權威和力量！

「是沉默的時候了，就沉默吧！」我喃喃地對自己說。

小 夜 曲

唱盤上，又再升起了優美、柔和、幽然而纏綿的旋律。呵，這不是感人的「小夜曲」嗎？

是的，每一次當我擺不脫寂寞的時候，我就愛靜靜欣賞這種旋律。雖然，這是一支美麗的愛情曲。雖然我年紀還很輕；沒有愛過人，也沒有被人愛過。然而，我是個感情豐富的大孩子，我愛接近溫柔和慈壯的事物，我愛欣賞音樂。尤其是這支小曲，它不知感動了我多少次，使我淌着淚，默默地遐思。

最近，我似乎更熱烈地愛上這旋律，在旋律中，我的感情在塑造一個少女；溫柔、美麗、善良而智慧的少女。我愛上她，用最虔誠的愛情。那就讓我永遠為她保持初戀的情感吧！

聽！「小夜曲」由柔美的纏綿，而產生了幽怨，然後敏捷地衝上高空，像雲雀；唱起了聖潔的讚美詩，那麼甜，那麼美，彷彿也把入帶進詩境裏，遠遠離棄了現實的塵俗，飄逸而去。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當最後一個音符消失後，一切的生物都沉默了，都不再活躍了。我的感情，隨着由狂熱而冷凝下來。隨後，我就會想起這旋律的作者舒伯特，想起他的戀愛故事，以及悲慘的命運，不期然地，我又幻想起來。頓時，一切模糊的影象都清晰起來，我又渾然而陶醉了。

「活龍，有太豐富的情感是最不幸的，也最易摧殘你生命的，別再聽了！它是會使你煩惱的！」

不祇一次了，媽總愛走過來，懇切地叮嚀着。不錯，她最怕我聽這旋律的。

母親是最愛我的，我更愛母親！在母親的關懷中，我極快樂，也年青了許多。但儘管如此，我仍不能忘懷「小夜曲」，我委實控制不了自己奔放的感情。那麼，就這樣讓它自由發展下去吧！否則，對自己的情感，是一種可怕的殘忍！

「孩子，你會懺悔的；當你失却了愛，當你創痛的時候。其實，你的痛苦就彷彿是媽的痛苦一樣；因為你是媽的孩子。可是，媽已嘗過了不少極端的痛苦，而你呢？正在開始醞釀中……。」

「媽，你就原諒我吧！我不能，也不可能忘却這柔和歡樂與苦痛的音樂；即使痛苦，也想痛苦得豐富。媽，一切的不幸，我都能忍受的……。」

媽悲切地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不免一陣激動。

歉疚中，我又轉動唱盤，讓可愛的音符响徹了夜，响徹一室的荒涼，融和着夜色的美，流向飄渺。

海

戀

· 江夢 ·

你知道我怎樣地深深愛着藍色的海嗎？我之愛海，正如愛你一樣。海和你，是那樣的密切相關，脈脈相通：那兒，你童年的足跡，滿佈在每個海灘的角落；潔白的沙灘，就像是你的襁褓，在它溫柔慈祥的懷抱裏，你渡過了歡樂的童年；在它底懷抱裏，孕育了你的青春；而我們也就在那兒握了第一次的手；還有，我們青春的戀歌，也在那兒編作而成。所以，當我愛上了藍色的海的時候，也就是開始愛上你的時候。

如今，我離開了海，而且是如此地遙遠；但是，海的溫柔和遼闊；潮來時的澎湃和壯麗，時時刻刻都浮現在我腦際；當然，想起了海，也就想起了你，和想起我們歡樂的前塵往事。

我們的相逢，該說是上帝的懿旨，抑或是命運的安排呢？黃昏，海上的夕陽景色最美麗；在天邊，在遠處，在蠕動的海面，有着點點歸帆；在夕陽殘照之下，給它們塗上了艷麗的色彩；而藍色的海呵，也像滲運了橙紅的顏色；在海面上，不時有着白鷗在迴旋……就爲了這富于詩情畫意的夕陽海濱的吸引，每當黃昏時候，我總愛在沙灘上溜躑；或斜倚在椰樹幹上極目遠眺。而每一次，我們都會在那裏相遇；在每次的

眼光接觸中，我發現了你雪亮的眸子裏，有着愛情的影子。黃昏之約，是我們消遣每天疲勞的最好時光；而我們心靈中的花朵，也就在此時栽培了。

它不像河流的湍激，祇是如小溪的淙淙流水，迂緩地流着，流着……從此，我和海是如此地接近；你偎依在我的懷中，細細地訴說有關海的故事；那裏有你的童年歡樂。

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夜晚；重霧迷離的海面上散佈着點點漁火，和遠處隱約的燈塔；指示夜航的方向；而你就不就是像那隱約的燈塔，指示過我的方向。

祇有海，始能比擬你的溫柔和可愛；當潮來的時候，洶湧的波濤，就像你在發嘔，當潮退的時候，靜悄悄的海面就像你在沉思。

我深深地愛上了藍色的海的時候，正是我深深地愛上你的時候。如今，山把我們隔開；我再也望不見藍色的海了。

此時，我斜倚綠蔭下，悵望高空；天是藍的，遠山是青的，晴空，點綴着朵朵白雲。風在吹，白雲在移動，飄向天邊，跨越遠山；我願白雲爲我帶去我的祝福，給在天涯的你！而你的棲止，也不就是在遠山背後，大海之濱嗎？

無限的空間，無限的歲月，無限的懷念；交集成一首無限的哀歌。這首哀歌，唱也唱不完；而我的寂寞的心淵，填也填不滿。心靈的花朵凋謝了，幾時始能重開？這次別離，何日再聚首？

雲

淑慧詳

我又化身成雨，在（隆隆）的雷聲中輕笑飄過。

那圓滑的女郎，人類所讚美的月亮。

照射着皎潔的光輝，從我羊毛似的身軀，靜靜地滑過微光，撒播在午夜的輕風中；

無論在何處，她那輕盈底足音，唯有天使能聽到，

或能擊透我帳篷上細薄的緯頂；閃爍的星兒在她背後凝視着，

而我却含笑窺視着它們迴旋的消失，像一群金黃色的蜜蜂。

當我擴大了身上的裂隙，

使那狹長的天空從它落下，直覺到海洋，池沼及溪水

都盈溢着星星和月亮。我是土地，川流的千金，

受着蒼穹的撫養；我經歷過海洋與河岸之細孔；

我只有變化，沒有滅亡，因爲雨後的晴天，從未污染過

裸露着底着穹，依舊是潔白的。清涼的微風滙合着照射的陽光

重組了那蔚藍色的天空我默默地對着我空洞的墓碑——微笑。

我爲枯渴的花草，帶來新鮮的驟雨，

從那海洋，從那小溪；我供給淡微的蔭影，與那酣睡於午晝

夢幻裏的樹葉。

從我翅膀落下的露珠，喚醒了每朵

酣睡在母親溫懷中的花蕊，

我撐持着鞭撻降雹的連枷，

給大地鋪上一層白棉絮。

空

說句老實話，我現在還能坐在這裏寫小說，看起來倒有點意外了。試想一想吧，一個人坐在一架被現代文明所創造出來的滾動囚車裏，然後又在在備之中闖進路邊的山野，在五丈左右的斜坡上，像表演驚險鏡頭那樣翻着筋斗落下去。正當要葬身萬丈深淵之際，又遇上兩棵大樹，連車帶人攔住，好像野蠻民族舉行空葬一般。事後想來彷彿造物主預先就知道我們的車子要在那地方翻個身，然後才讓那地方生長出兩棵大樹來似的。

我用盡全副精力，從破碎的窗口爬出來的時候，還弄不明白眼前的世界是原來的哪一個，還是已經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現在，這件事過去快要一週了，因為這中間頗有一些人生的教益，逼得我把它記下來。即使沒有了不起的文學價值，讓大家當作傳奇故事看看也是好的。

葬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天早上，我們的辦公室門前來了一架汽車。這架汽車的年齡以前人來作比較，大概是屬於鬚了耳朵和落了牙齒的一類。再過幾年，說不定還有上博物館的資格。在這篇文章裏，這架汽車也是重要的主人翁之一。根據人物需要性格描寫的老習慣，讓我也來交代幾句。

這架汽車從大體上說，只有收舊貨的人才會對它產生興趣；它的外觀方得像一個火柴盒子，從空氣力學上看，非常擋風。因此我們可以料想得到，那個設計的人是非常固執的，很有自我欣賞的本領。汽車的顏色是淡棕色，不過要說它是灰色也不會有人反對。汽車上的護車板早已生了鏽，遠遠看去，好像髹上棕色油漆一般。車頭燈有一個沒有玻璃，另一隻也有裂縫。

當我們站在四周圍觀的時候，並且說道：「可惜我們沒有煉鋼爐，

黃思博

要不然倒也用得着。」

老王偏着頭，作出輕蔑的樣子來，說道：「事實上你買不成第三保險，除非那個保險商絕不精明！」

老顧在輪胎上踢了一腳，用帶鼻音的聲調說道：「這件廢物對我們的生命是個惡兆呀！說不定有一天它會帶我們到山岩下面去玩一趟。」

「管他的，有車總比沒有車好。」這是老陶一向的口頭禪，也是他的著名哲學。

那個推銷員笑眯眯地站在一邊，乘機說道：「這架車子看來不大像樣，可是起步的時候不用人推——你們知道有許多新汽車也要推的——還有，請你們不要忘記，它只值一架頭等腳踏車的價錢。如果你們不想要它，把它送到煉鋼廠去，也可以得到這麼多的價錢。」

「來，諸位，我們坐上去試一試吧。如果真的用不着推，就把它買下來。」老陶說。

於是，由推銷員駕駛，我們四

個人一齊坐了上去。這時候，我又發覺左面的窗子搖不上，而右面的剛好與它相反，搖不下。還有一件古怪的事，當這邊門用力撞上的時候，前面一扇却震開了。這真是神奇的設計。

我正在擔心它走不動的時候，車子却動起來了。這一下，我覺得自己是坐在一堆爛銅爛鐵堆上，耳朵邊響着各種金屬湊成的音樂。

我們在附近的地方兜了一個圈子，然後在來的地方停下來。

「哎喲，」老顧摸着屁股說：「沙發上的鋼絲把我的褲子鉤破了。」

「下次得買幾個坐墊。」老王說。

老陶在車頭上摸來摸去，自言自語地說道：「機器倒是好好的，裝五個人還能開到三十哩。雖然聲音嘈雜一點，不過並不比聽隔壁鄰居的時代曲難受。」

「要買下這架車倒是一件小事，以後的修理費可叫你大呼皇天了。」我說。

「牛耕不動地，我們吃牠的肉；汽車走不動，我們拆它的骨。無論如何，它也是一架汽車啊。」老陶說。

「這樣也許會比站在太陽下面等巴士強一點。」老王忽然改口了。

「况且，」老陶說：「有了這架車，我們每個人都有學車的機會，這個好處也不能不算在裏面呀！」

「這架汽車像老牛那樣喘氣，

坐在裏面真有點心焦。」老願說。
「嘿，這架車如果能換一換機器，裝一裝沙發，髹漆一下，再裝上一副輪胎，倒是一架簇新的車子。」我說。
「那得化上幾千塊錢。」老王說。

「與其這樣，還不如索性買一架新的。」老願說。

「買新汽車不合算，第一月份的折舊費就要一千多塊錢，而舊汽車說不定連一塊錢也不必化。」老陶說。

「以汽車本身來說，這是很合算的，不過將來我們之中有人短少了一隻手或者一隻腳，那就不大合算了。」老願嘀咕着說。

老陶是我們的決策人，他說要買下這架車，大家都不會反對。何況公司裏要一架車，也是福利的一部份。後來，他像公狗見到母狗那樣，在汽車的四周繞了一個圈，用指頭將車殼敲得噹噹地響。然後，他在下巴上摸呀摸的，忽然說道：「好吧，你把車子留下，明天我把支票開給你就是。」

那個印度推銷員舉起一隻手來表示同意，又裂着嘴笑。然後以一種愉快的心情，向着巴士站走去。

自從我們辦公室裏來了這架汽車，情形真是有點糟糕。因為在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有駕駛執照，有汽車等於沒有。爲着大眾的福利

計，老陶就自告奮勇去學駕駛。這件事若以我們那裏的俚語說，叫做上花轎穿耳朵。我們都以爲在兩年之內不會有份坐汽車，因爲駕駛執照並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那知我們下了這個結論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老陶居然不顧乎民情，讓他得到那張許多人都夢寐以求的牌照了。

那天下午，他喜氣洋洋地跑進辦公室的時，我自作聰明地猜度着說：「看你那副高興的樣子，大概是老婆昨晚做了產吧？」

「老婆做產有什麼稀奇。」他

說。
「大概是收回上半年的那筆爛賬了吧？」老願說。

「比這件事還要使人高興。」
「充其量是中了末尾三個字的獎了。」我胡亂地猜度着說。

「我來告訴你們一個失望的消息吧，我考取駕駛牌了。」他說。

足足有一分鐘之久，辦公室裏的幾個人都面面相覷，好像自己受了欺騙一般。老陶乘着這個機會，自得地接下去說：「不論你們怎麼說，這已經是事實了。」

一週以後，事情終於証實了，老陶得到了駕駛牌照。

據說老陶能考到駕駛執照，連他的師傅也感到有點意外。因爲他在考牌那天，居然不能從三檔回到一檔裏去，後來他就用他早年學過的少林手法，在排檔上猛敲一下，突然就起死回生，回到應該回的那

個檔子裏去了。那個馬來考牌官，用一副驚奇的臉色望着他，以爲這是最高的師傅教出來的。關於這件事，他事後還口沫橫飛地說過幾次，言下還十分自得。

每天晚上，當我們吃好晚餐，正需要利用這個機會休養身心的時候，老陶就像鬼魂找替身的那個樣子，把那架一九四七年的新車開到門前來了，有時車上坐在他的孩子，有時還有老願和老王。

「讓你的車子空着不是也很好嗎？」我說：「你這樣做，完全是把同事看作活的試驗品，實在有違人道。」

假如換一個人，說不定會一氣之下把車開走，然而老陶不是那種人，你把口水吐在他的臉上，他也不會用袖子把它抹乾。他嘻皮笑臉地對着你，不得不使你由於內心的歉疚而爬上那架銀鑲作響的車子裏去。

老陶開車大致上不會出甚麼毛病。那架車的最高速度是三十五哩，老陶的最高速度是三十哩，那是指連續不斷的直路而言。我們坐在車上的惟一壞處，就是頭暈，每當起步或停下來的時候，會把你的骨頭都會搖得發鬆。

這樣大約過了兩個多月，老陶對於近途的駕駛慾望完全滿足了。不過對於遠行的念頭，却始終在他的腦海裏轉動。

有一次，有一個姓洪的冤魂，跑到我們辦公室裏來，說是我們在北馬做生意大有前途，叫我們不妨去視察一番。這個提議，剛好投合老陶的願望，於是一拍即合。

那個冤鬼剛辭出，老陶就對我們說道：「這一下我們公私兩便，可以到北馬去走走。」

「你難道要把這架車開去跑遠路嗎？」老願說。

「爲什麼不呢？這架車最近跑得好好的，我們大可以到金馬崙去玩一趟。」

「最好不要把我算在裏面。」老王說。

「我也不去，我每次算命，都說我在這一年有個大關，還是讓平平安安安過日子吧。」我說。

「你們放心好了，在領到駕駛執照的第一年中，很少人會出毛病的。」老陶說。

不知道是我們意志不堅定，還是老陶的誘說力高明，不到一週的時間，我和老願都參加了這次的遠行。

那天早上，我還沒有吃完早餐，汽車喇叭已經在門口響起來了。我跑出去一看，老陶正坐在駕駛座上，後面坐着老願，兩個人都穿着雪白的襯衣，好像要出去作客的樣子。

「趕早晨涼快的時候上路吧！」老陶說。
我匆匆忙忙吞下手上的那片麵包，就提着手行李走出去。可是不知甚麼緣故，總是有點兒不對勁。好

像屠宰場門前的牛關到血腥臭就不肯走路一般。

我在車上坐定以後，就伸手到車外看一看天，然後對老陶說：「這次身家性命都交給你了，你照你的意思做吧！」

後來車子上路了，而且相當順利，並未發生下來推車。到了美羅，我們加水，順便吃中飯。吃好中飯，就照着計劃中的行程上金馬崙去。我們要到那個地方去，除了想滿足一種到過名勝地方的自傲感覺以外，實在沒有其他非去不可的理由了。

這架汽車在平地上走，倒也不覺得怎樣，一旦到了山上，立刻顯得破敗不堪。有幾次在坡上呼呼作響，衝不上去。這時，老願就把兩隻手空出來，抓住前座的靠背，以顛巍巍的聲音說道：「老陶，小心啊，開得慢，開得愈慢愈好。」

我雖然沒有出聲，可是心裏相當後悔。我心裏這樣想：「一個人能够不把生命交到別人手上的時候，何必交到別人的手上呢？」

老願兩眼直定定望老陶的駕駛盤，好像等候它出毛病的樣子。

「不要過白線，注意煞車。」他說。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天氣相當熱，每一根毛孔都在沁出汗來。山坡上一片陽光，連一隻飛鳥也見不到。我們靜靜地聽着機器的嘈吵聲，心裏想着造物主的

慈悲心腸。

在平時，我是很愛開玩笑的，常常叫老陶用爛車去撞別人的新車，認為是件非常合算的事。然而這一天，連這種話也不願說了。

汽車越爬越高，形勢也越來越險。一架車子如果從這地方落下去，那就等於天葬，還省却子孫日後的祭掃。正在如此想的時候，一架運蔬菜的大卡車呼的一下從車旁擦過去了，風一直灌到車窗裏來。

「不要過白線啊！」老願還是那句話。

在不遠的地方，出現了一架大卡車，裏面裝着許多木箱，看來是供應遊客的食物。

我們在卡車後面走着，沒有扒頭的壯志。從另一方面說，有一架車作伴，在心理上總比較好受一點。

然而老陶却不然，他幾次三番把車開到卡車旁邊去窺探前面的道路，看看是否有機會超越過去。

「不！老陶，跟在他們後面好了。」老願阻止着說。

老陶對這個勸告充耳不聞，依然伺候着機會扒頭。他專心地察看前面的道路，想尋找一個機會。然而他還不會找到適當的機會，後面趕到的兩架車却響着喇叭趕過去了。老陶有點不服氣，也從後面跟了上去。這時，我發覺情形有點不對，因為前面快到轉彎的地方，而我們的車子却呼呼地響着，死也衝不上去。這種情形，正如兩架車子在作競賽一般，誰也趕不上去，但誰

也不甘落後。

「不行，老陶，你失去機會了！」老願叫道。「當心，前面有個大彎。」我說。

老陶那時大概也有點意氣用事了，我看見他的脚死死地踏着油門，不顧一切地趕過去。我憑我的靈敏知道，在山的後面有一架車來了，然而我只把「當心」兩個字說到一半，就聽到一陣煞掣的聲音，接着就是隆的一聲。我感到一陣強烈的震盪，身子隨即在車廂裏滾動起來，全然不能自主了。

等到車身停止的時候，我竭力地鎮定下來，想看看自己到底在甚麼地方。我向著頭頂一看，發覺駕駛盤在上面，知道自己正站在車頂上。再往腳下一看，老願像炒熟的蝦子那樣蜷伏着，兩手緊緊地抱着我的腿子。老陶呢，一隻脚伸在車窗外，變手向四周亂摸，呼赤呼赤地喘氣。我一時也顧不得他們，急於知道我們所處的地位。我環視一下，看見車窗就在我的身邊，便俯下身子去看看。這一下，真是

奇了，我看見外面是兩條粗大的樹幹，再外面是一個空谷，有好幾百尺深。這時，我已明白我的處境，我已獲得了極難獲得的人生經驗了。

「不要動。」我說：「我們的車子正擱在樹幹上，說不定還會落下去。」

「怎……怎麼……我們……」老陶說。

「如果車子不搖動，我們大概能活着回去。」我說。

我鑽出靠崖的車窗，發覺那裏有幾棵被壓倒的小樹，再上面就是平地了。如果能攀着爬上去，性命就有保障。想着，我抓住了一棵小樹，從車窗裏爬了出去，慢慢地到達安全的地方。在那裏，我看到另一架小汽車正四輪朝天，大卡車則吻着旁邊的山岩。站在那裏的五六個人看見我爬過去，都用一種慰藉的目光望着我。

「來啊，快來幫個忙，把下面的人救上來。」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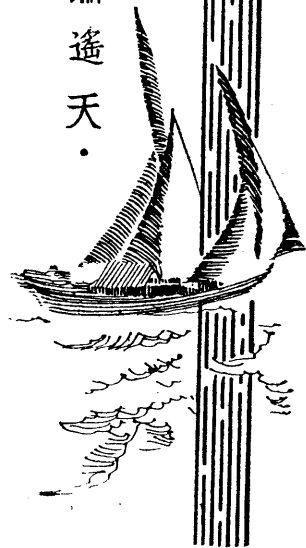
大約經過半小時之久，老陶和老願也被拖上來了，當我看到老陶頭上那個大青塊的時候，我心裏想：「可惜我沒有帶相機，要不然給他留下這副尊容，該是多麼有歷史意義呀！」

這一天，我們直弄到天黑才回到美羅，又是報案，又是驗身體。至於金馬崙的面目，到現在還沒有見到。

目前，我們已經沒有汽車，大家又回復了當初的清靜生活。老陶這個禍首呢，現在正安安心心坐在他的位置上，絕口不提那個驚險鏡頭。在我的想像中，他對於用活生生的人作他的試驗品一點，也應該感到滿足了。說到老願，到現在為止，左手還上着夾板，每天都要遭老婆嗷叨一兩次。我呢，獲得了一次難得的人生經驗以後，就在玻璃板下面寫上幾句銘言：既是第二次做人，就得比從前更珍惜一點！

檳城山水

蕭遙天



楔子

從小我對檳城便有模糊的認識，因為這裏有許多親友的緣故。我常幻想，檳榔嶼可能是一個滿植檳榔的島嶼。果然不錯，在一百多年前，萊特六佐未蒞開發，這裏真的是檳榔樹很茂盛的海島。檳榔雖是熱帶植物，在家鄉的小食攤上多有兼賣，常常見到一些人嚼檳榔嚼得滿口紅汁，好像油血般。我那時暗自忖量，這也許是歸僑帶去的嗜好，雖未敢嘗試，而每逢過年、家家戶戶客廳裏的糖果食盒，都有檳榔、橄欖、瓜子等混在一起，用以敬客。

我對於馬來亞的地名，「芙蓉」與「檳榔」最感興趣。「檳榔」實實在在是曾經滿植檳榔的海島，「檳榔」今天又是馬來亞著名的風景區，它真的象徵檳榔，分鑿於千萬萬的貴賓貴郎之前。令人有賓至如歸，終老是鄉的綺想。

抵檳城住了一些時日，與當地人常有接觸，和多讀幾本與馬來亞文獻有關的書，才發現這裏雖是彈丸之地，名稱頗多。一七八六年英人萊特在此島登陸，即宣稱「今日佔領此島，舊名檳榔嶼，今稱威爾斯太子島」。又名市鎮為「喬治市」，則用以紀念當時的英王喬治三世。

大概因開闢不久，是最新的城市，故叫它做「新埠」，今粵人仍沿此稱。而閩人又跟馬來亞

稱「丹絨」，丹絨巫語意為海角。

檳榔英譯為 Penang，再華譯為「庇能」，「俾南」；日人南進時，更名「彼南」，「海國公餘錄」，譯為「碧瀾」，頗典雅。我覺得檳榔嶼的命名，乃起於華語，輾轉音譯，在外人皆無不可。華人的吃洋屁不化者，由 Penang 而此能，而俾能，而碧瀾，那歷不如再稱巴郎，波籠，比隆……真是數典忘祖，越唸越糊塗。

最初印象

檳城依山帶水，四季花木青葱，有東方花園的別稱，郁達夫又品題為東方花縣；以為住在檳城，「絕似河陽縣裏居」，花縣較花園更為蘊藉。

我初入這東方花縣，頗有世外桃源的感覺，剛從干戈擾攘的環境中間關來此，此感尤深，故達夫詩「誰分倉皇南渡日，一瓢猶得住瀛洲」，實先獲我心。在這裏流連了幾天，陶醉在好山好水與淳樸的人情中，更覺得達夫的「三宿檳城戀有餘」，非誇張之詞；黃尊生連客檳城五次，有「三宿空桑生舊戀，南溟五渡未為多」之句。五次跋涉萬里，來尋這海外舊遊勝地，事實具在，其懷戀之殷，又跨越郁氏，而感情也多麼純真呀！郁氏往矣，我從前雖和他有一段交誼，已不能起之於地下而與共語。我還應該感謝黃尊生先生

，他在我剛住下檳城不久，手抄「重履檳榔嶼絕句三十首」為贈，我一面體驗人情物態，一面細細吟哦咀嚼，我的許多新印象，黃先生也老早便代我道破了。

比如我看到檳城華人的住宅，幾乎家家都標榜那望的門楣，像姓林的必標「西河」，姓李的必標「瀧西」，姓黃的必標「江夏」，姓邱的必標「新江」……門的左右也各挂楹聯，多以那望嵌字撰作，古色古香，金碧輝煌，想不到炎荒殊俗，猶保存宗土舊居的典型。徘徊其間，恍惚走進古老的中國城市，黃先生詩云：

「百載經營孔澤長，迢遙閩粵早通航。遺規未讓家風舊，金碧門楣姓那香。」

我所領略到檳城的異國情調，有如圓味的阿刺伯式回教寺院，稜角小銳的馬來式高脚木屋，和慢吞吞而來的牛車。後來我旅行遍馬來亞各地，發現寺院與高脚木屋的特徵是馬來亞各地都有的，牛車則馬六甲與檳城最常見，算是兩個古舊的城市所共有的異國情調，而檳城則把這種情調強烈發揮了。以檳城環境的靜謐幽美，到處柏油路列樹婆娑，鬱綠醉人，冷僻的所在中走來幾輛黑梭色的蓬車，白牛慢吞吞地拉着走，那牛頸下的銅鈴慢吞吞地丁當丁當，慢吞吞在搖蕩搖蕩，竟搖蕩出熱帶氣氛中一種莫名的慵懶來。黃詩云

：『矮屋輕陰拋午夢，鈴起遙送白牛車。』異國情調與熱帶的慵懶和氣氛都表露出來了。

拙筆記後遊

檳城是東方花園，果然名不虛傳，這裏經常吸引了不少遠方的遊客；春秋佳日，仕女如雲，每逢假期，旅館皆有人滿之患。馬來亞的勝地，當數波德申，金馬崙，怡保，檳城等處，而波得申雖綠濤如玉，白沙如銀，却憾有水無山；金馬崙雖寒巖擁翠，怡保雖怪石撐空，却憾有山無水；惟檳城青山在戶，碧海環門，異鳥朝鳴，風帆夕下，宜其幽勝為全馬冠。

中國人喜歡把每處的名山名水湊成八景，這裏也有八景的品題。如（一）極樂梵音，（二）旗山車道，（三）瀑布夕陽，（四）珠嶼濤聲，（五）清水蛇禪（六）長堤夜月，（七）古城燈塔，（八）千二層峰。這些去處，自然是第一等的風景區，但我覺得檳城風景，不止區區八地，八地之外還有不少好所在。而他們所品題的特徵，大體上是不錯的，惟有些地方也不是區區四字可盡其美。現在，除了千二層峰尚未涉足，無從染翰外，試談談其餘的七個所在，並一抒我的感受。

極樂梵音

驅車向市區之西的亞逸依淡村，極樂寺即映眼簾。它依靠在街場背後的小山上，佛殿巍峩，浮圖聳立，立刻把遊客的視線都吸住了。

我們的車要穿過街場再走一小段路，然後下車步行，過一木橋，即入寺境。接着拾級而登，須百幾十級的石階才達山門。石階兩旁經常列坐許多乞丐，在等待香客與遊人的布施。朝着階路的斜坡，還有一些商店，專賣檳城的名產如蝦膏，荳蔻皮，峇拉煎……之類，也在向香客與遊人兜售，這種對台戲頗熱鬧，這也是中國的山林勝地所共有的現象，但却要來此間洗滌頭腦裡的垢穢者先添俗塵十斛了。

過此，才現出一派靜雅，這佔地約三十英畝的所在，有龜塘，魚池，花塢，佛塔，梵宮諸勝都高高低低，構成一個大花園。可惜有些好石頭，給那幫俗氣的人題禱了，某君題「見義勇為」，面對着勝景，義形相色，真是牛頭碰不着馬嘴；康有為於戊戌百日維新失敗後，遁逃來此，題「毋忘故國」四字，雖言為心聲，仍難免搭錯線，表錯情，與唱道遊山同樣煞風景，賢者如此，噲以下不足論矣。

極樂寺建築於公元一八七六年，是由馬來亞、暹羅、蘇門答臘、越南、爪哇等地的善男信女捐資築成的，雕梁畫棟，上出雲霄；碧閣丹梯，下臨無地。果然不愧為馬來半島上的佛教第一大叢林。

寺据山半，市區瞭然在眼，再登其高可二百尺的七級浮圖，則視野更廣，海天蕩漾，雲樹蒼茫；與人世的蟻聚蝸爭，浮名虛利，同在胸次，就是這一部立體的佛典，凡夫也知所抉擇了。俯首下瞰，綠蔭萬頃，馬來亞熱中名利的人物都整日在橡膠片和椰殼中翻斛斗，我們是聳出於橡園椰林之上，傲視於頭家們之前，飄然有出塵之想了。

我很愛正殿上的一聯云：「本無聲而有聲，鐘聲，磬聲，梵聲，聲聲覺夢；自有色而無色，山色，水色，月色，色色皆空。」沐浴日來此小憩，看遊女拈花，聽長老說法，檀香與脂粉同嗅，梵唄共嬌語齊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與彌陀，即景參證。

旗山車道

我是從香港來檳城的，覺得檳城頗似香港，其一，檳城和香港同樣是個緊接着半島的島嶼；其二，檳城隔海的威省很像香港隔海的九龍；其三，香港有個拔海一千多尺的太平山，檳城也有個升旗山，而且高出一倍，拔海二千四百多尺，它們又同樣都有纜車自通山巔。所以我登過了香

港的太平山，再登檳城的升旗山便絕不陌生。只覺得太平山的纜車是一段直上，這裏因高出一倍，須分兩段罷了。已故陳少蘇先生「憶漢月」詞咏「旗山車道」云：

「蠶徑劈開煙樹，未許崎嶇礙路，香輪輾斷半山雲，腳底踏來輕霧，山腰憑遠望，驚眼底綠痕無數。天風吹得一身輕，笑道上天容與。」

這是陳先生的詩詞中最佳的一首，很細膩輕靈地把坐纜車上山的感受寫出，無一懈筆，車中細讀此詞，對情酌景，有雙倍的愉快。曾憶康南海先生二十一歲時過香港，有詩云：

「靈島神泉聚百族，別峯通電綫單微，半立樓閣凌雲起，大海鱗鱗破浪飛，夾道紅塵馳繞鼻，洛山綠圍浴芳菲，傷心信美非吾土，錦帕靈鞦滿目非。」

從此詩看，他是坐了香港的登山纜車而寄感慨，埋下了日後變法維新的憧憬，接於陳詩之後，朗誦一遍，則在山之泉與出岫之雲，又是兩種境界了。南海在檳城甚久，到處留有鴻爪，惜登升旗山詩，尚未於集中發見。

這裏花木扶疎，空氣寒冷，其溫度與地面有十度之差，從熱帶的地面抵此，頓入清涼世界。拂衣常見雲毛，飄飄然如神仙中人。達夫先生的「檳城三宿記」寫山上所見景象，隨手拈來，也有陳詞之妙，他說：

「屋瓦鱗鱗的是喬治市的煙灶；白牆碧水，圍繞着樹木層層的，是兩個蓄水池的區間；青塔隱隱，綠水迢迢，從高處看下來，極樂寺的高山，只像一頂黃色的笠帽。」

更上一層，便到了山頂，沿柏油路彎彎曲曲的走過去，路旁邊擺在那裏，儘是一盆一盆的溫帶的秋花，有西方蓮，有四季春，有榆兒梅，有繡花球……一霎時，高山上起了雲霧，一塊一塊同飛絮似的東西，從我們的襟上頭上，輕輕掠過，腳底

下的市鎮溪山，全掉落在雲海裏了；我們中間，互相對視，也覺得隱隱現現，似在爐香縹渺的煙中，大家的童心發現了，一羣大小，竟像是樂園中的童男童女，於是便卸去了尊嚴，回復了自然，同時高聲叫着說：

「我們已經到了天上！」

山上有旅館，茶室，別墅，或白或紅，點綴於萬綠叢中，我曾在某君的別墅中住過幾天，白天裏涼颯颯，入夜更寒冽，須擁氈而臥，晨起看旭日自海中湧出，無異登泰山日日觀峰觀出的奇景。黃公度曾在檳城馬六甲等地養病，其「養病雜詩」末首云：

「蕩蕩青天一紙鋪，團團紅日半輪孤，波搖海綠雲翻墨，誰寫須臾萬象圖。」

此詩可斷定是升旗山上觀日出而寫的，雖然他沒有加小題或自註，而由於我的親歷，便很顯然地辨認出來了。

瀑布夕陽

檳城是一個大公園，而升旗山西北麓的植物園，依山開闢，人工斧斲中有自然的風韻。是大公園裏的小公園，這裏三面環山，望之蔚然深秀，林壑之美，令人意及歐陽修「醉翁亭記」中所寫的琅琊山來。山上瀑布懸空下注。聲隆隆然，如小雷頻起。斜暉白練，無限綺麗！故「瀑布夕陽」，是這裏主要的風景，西人直稱為瀑布公園。

瀑布流大而急，沖成一條溪澗，繞山腰蜿蜒而下逝，水泉澎湃，其聲潺潺，足洗耳垢。園的上端鑿一個十數丈寬的蓄水池，引部分的瀑泉注入其中，池水深碧，鑲以白岸，引流入池的地方，有白亭高臨其上，綠白相間，襯成一幅色調明快的畫圖，此景佳絕！

園中道路高低陡斜，走起來彌覺峰迴路轉。而夾道古木交柯，時鳥飛鳴，我默記「醉翁亭記」中的佳句：「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

晦冥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只抱「山間」改作「園間」，移寫如此境界，也至恰當。尤以「風霜高潔」四字，更重地點出這熱帶的避暑勝地；自驕陽如火的市區驅車到此，萬綠叢中，陰風習習，任何人都起「風霜高潔」之感了。

我尤愛園中的一片大草坪，綠草經常修剪得整整齊齊，每日黃昏，也經常地是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有的蹀躞平蕪，致思深遠；有的頹臥軟茵，放懷遠瀟了；有的獨個兒在披閱書報；有的兩口子在喁喁情話；更有天真浪漫的孩子們在追逐遊戲；牙牙學語的嬰兒們在蹣跚學步；保姆或母親們在推動乳嬰的臥車。……林間成羣結隊的野猴，也有牠們的天地；有的啼嘯於林木之上；有的跳踉於濃陰之下；有的嚼蟲於口；有的乳子於懷。牠們見到人們也絕不畏懼，有時羣趨草坪，大家很自然很自由地在一起漫步。這裏無種族之分、無老幼之別、無人獸之隔、熱鬧而恬靜、活潑而閒適、人世擾攘，這裏是最乾淨的一片園地了。

珠璣濤聲

海珠廟在檳城西南海角，是個漁村。廟祀大伯公，我起初知道即土地神，因鄉人稱土地神為大伯公，老早已聽慣了。後來知這位土地非純出迷信的假託，是紀念乾隆年間在此開闢草萊的先僑張理、丘兆進、馬福春三公的。宜其威靈顯赫，香火鼎盛。廟背山面海，雄立海角，好像蛟龍得水，將破浪而面。據堪輿家說，這是十全十美的山龍口，廟宇翼然，前後左右，有磐石點綴其間，乃因自然的形勢，築跳臺於其上，可拾級而登。俯瞰白濤，衝擊如雷；平觀綠波，舒卷似錦；而海外約一里許，小嶼如珠，青翠一簇，燈塔，樹石歷歷在目，那便是海珠嶼了。

廟側有幾家賣海鮮的食店，以蒸蟹鮮美著名

，我們遊憩其間，持螯把酒，聽海潮呼嘯，待漁帆夕歸，也有情致。

清水蛇禪

檳城廟宇很多，惟最為中西人士所注意的是蛇廟，廟在市鎮南去九英里萬加蘭地方。傍公路側的山麓，無景物之美。但你如不知底細，涉足其間，必反身駭走，原來全廟各處，香案，燭台，花瓶，神龕以至牆壁上都纏繞着大大小小的青蛇，驟入眼簾，毛不毛骨悚然嗎？但這些蛇却是馴良的。酣睡如老僧入定，你如輕輕撥動它，也只懶惰地蠕蠕而動，從不傷人。這樣，便使這平凡的廟宇變成奇異神秘的所在，遠近遊客蒞檳城，如果不到蛇廟一飽眼福，將終生抱憾。

廟供清水師，據廟祝云，師祖宋人，原籍福建永春石古村，俗姓陳，名普足。自幼修道，坐化於安溪清水岩，故名清水祖師。一個道士為什麼和青蛇連結在一起呢？我認爲這是藉神斂財者胡謔的鬼話，不可置信。其實，這種拜蛇的風俗，自我看來，却是司空見慣的。我們的家鄉潮州，便很普遍。潮安縣的實際王廟，也是以祀青蛇著名的。據我的考證，蛇是蛋族的圖騰，蛋民生活於水上，自以爲是龍的子孫，稱「龍戶」，奉青蛇爲圖騰。潮州舊時山有畚族，水有蛋家，頗多風俗係這兩族風俗的混化。故青蛇由水上人家移向陸上人家，初稱青龍爺，後來逐漸蛻變，把牠人格化，說是王侃的化身，與這裏說是清水祖師的化身如出一轍，（詳見拙著「蛇廟話蛇崇拜」）。我更認爲此地這種拜蛇的始作俑者必爲潮州人，因爲在潮州，便常見一些神棍，弄一條青蛇爲斂財的號召，什麼神廟的香案都可供奉，都哄動善男信女的熱誠膜拜，而撈得一筆可觀的香火油水。遠涉重洋，仍可如法泡製也。

這種蛇身綠，有黑斑點，頭作四方形，圓時扁喙，大者如甘蔗粗大，小者如鐵線，狀頗瘳怖，而終日蟄伏，見人不避，只嗜食雞蛋，生物學

家倒是最好的研究對象呢。

長堤夜月

新關仔角，堤岸整潔，沿堤遍植水銀燈，入夜一盞盞肅然筆立，交輝齊映；光如白晝，堤長約數百步，其平如砥，其直如矢，是最可縱馬馳車，一示雄快的所在。然而我們驅車過此，必慢步徐行，因這裏是好風景，好風景要慢慢享受；很多人要棄車徐步，覺得坐在車裏，終隔一層，必這樣才算投身於好風景裏面，我們看柳岸春曉，長條拂面，曲路崎嶇，越凌亂殘缺越見它的美；看長堤則不然，如觀千人兵式操，如聽千人合唱，如賞圖案，如玩古錦，却在整齊劃一中顯出它的美了。

這裏是最熱鬧的夜遊場地，入夜海風拂襟，士女如雲，相將到這裏乘涼，踞堤而坐，排列幾滿，在筆直的燈桿，矢直的堤與路，一切直線的背景中，投入衆多最富圓味的女子，更添天空一個圓味的月亮，景物又由單調嚴肅一變而綜錯生動了。人家說關仔角很美，晚上尤美，我勸破了其中的玄秘——是晚上增加了粥粥群雌和一個溫柔的月亮。

晚上，這裏是一條最富詩意的路，有無限溫情的路，也是一條撮台姻緣的姻緣路。很多人週身悶熱到這裏來吹口海風；也有很多人內心酷冷到這裏來尋求溫暖；天涯寂寞的遊子在望望天上的明月，看看海上的碧浪，引他看到水天接處的故鄉；交際手腕靈活的中年人在這裏常常卒然相遇，歡然道故，而獲得了新的友情；荒唐的狂蜂浪蝶則希望在男女雜坐的當兒，耳鬢須磨，蕩澤微聞，既已目眩不禁，還企圖握手無罰；而滔滔的青年男女，着實令人羨慕，月裏的老人替他們安排這條赤繩成的長堤，緊緊繫住了兩方的心，他們在盟山誓海，還怕天下有情人不成眷屬嗎？

古城燈塔

檳榔嶼也稱檳城，令人有點莫名其妙，而這個古蹟可給你正確的答案。原來當萊特上校佔領本島從事開發的時候，即在關仔角築一座堡壘，藉資防衛。至今歷一百七十多年，這古堡尚殘留一道長僅數丈，高約丈餘的城牆。它是檳城最古的建築，我們看到萬里長城的人，這一道短牆當

然不值一瞧，就是看過荒野小城的人，也笑這道短牆不成玩意的。然而它有輝煌的歷史價值，它是檳城得名之由。却不可一筆抹煞。

古堡旁邊高聳一座燈塔，晚上吐露光芒，指示海上船舶的來往；其西為一碧草如茵的廣場，巍然壯麗的市政廳和這殘蹟遙遙相對；其外長堤修潔，沿岸作一大彎曲，風景幽雅，也是夜間納涼的好去處，它和新關仔角毗連，一切新關仔角夜的情調，都和平分了。當新關仔角還未開闢，夜的綺麗風光全被這裏獨佔；開闢之後，其新孔嘉，人潮湧上矢直的長堤，這條彎曲的長堤便稍有冷落之感。

此外，丹絨武雅的海灘，優美不讓波得申，如邀三數知己，涵泳於碧波之中，橫陳於白沙之上，鄰有佳女，海有美魚，天風如醉，狂濤真軟，凡骨飄飄，甘老是鄉矣。浴罷茶舍小休，山光水色，環映四座，而風帆沙鳥，出沒行歌坐嘯之間，也令人思下築此地而無他慕。

峇株丁宜的松園，遠望印度洋，近聽松濤，壯志雄心，為之復起；安順律的佛學院，頂禮慈雲，棲心禪悅，則又與王侯螻蟻，皆成塵埃的感歎了。上了丹絨道光蓄水池，變池如眼鏡，境界靜美，我們要憑這一付眼鏡，省察內心，在這裏深遠地思維。偶過快樂山的快樂旅舍，小崗亭立，其上小屋分築，好像替新婚夫婦安排一座座的香窠，有池可以同浴，有場可以共舞，有屋可以合夢，老夫如果少年來此，必定選定它做度蜜月的勝地也。

青年作家們：
快趁着日出，
來耕耘你自
己的園地吧！



蕉風月刊

第十九期

一九六〇年五月號

出版者：

蕉風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二二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Moon Monthly

NO. 91, MAY 1960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